

4/13

德往侍先大夫於揚州都轉官舍先大夫常舉
古賢儒名臣事業以相勉勵徧訪師資於大江
南北耳實筠莊先生德行醇備命德受業焉先
生高郵人紹承家學世有令名時以孝廉擁臯
比於家塾請業者恒屢滿戶外知沐浴於教澤
者多矣德自執經後竊聞緒論衣被德言先生
於舉業外日導以身心性命之學俾奉哲人為

則傲而講畫之暇丹鉛不厭更手錄漢唐名臣
言行若干條以勗德迨先生以會魁成進士奉
命北征教習景山德亦隨往就學朝夕左右因
請編輯克成完書先生於公事暇傍搜博採刪
定無間時兩易寒暑而漢名臣言行錄適成遂
進德而示之曰是書也竊取文公成意然錄其
美必遺其惡所以示效法取其文必擇其所

以誌勸勉區區之心實在於是以視前人之瑕
瑜錯出賢否混淆較為擇而精焉書曰進厥良
以率其或不良此之謂也德請受而謹弄之後
德登賢書成進士添列清班先生亦以

御試第一人授職編修旋列諫垣出巡海嶠山
右歷宦十餘年清直之聲著於朝野當代咸仰
若泰山北斗率以終養返里長往謝世而德又

屯遭不偶音問寂然今春世兄綺亭應禮部試
訪予於先人舊廬問無恙外即出言行錄稿本
以歸之屈指三十年中先生與先大夫皆作古
人而庭訓師教言猶在耳自反則行無一成其
愧恨將何時贖也世兄其勉之讀書繼志會紹
前人予殆有厚望焉世兄將南歸圖剗厲囑為
言以序之念先生學問淵深殫心著述自克成

一家言德何敢以管窺蠡測妄事弁言然而親
炙日久仄聞編輯是書之旨則又樂得書其始
末以附名於後云乾隆辛未歲二月辛卯日門
人恒德謹識

漢名臣言行錄凡例

一是書門類倣宋名臣言行錄惟道學改爲儒林以道學之名起於宋代儒林之目列在漢書故也至范史文苑獨行中有可採入者則逕列各門不必又爲區別

一蕭曹鄧寇謀畧非常似當載入經濟然豐功偉烈成效可觀不比長沙之空有各疏伏波之爲時牽制未盡所長故前人有開國中興二門之目茲仍其舊

一宋名臣錄所載諸臣事實瑕瑜互見是書畧短取

長其有瑕不掩瑜者如韓安國遺田蚡金賈捐之
薦石顯等事彙節弗錄以見善善之意

一名臣以德行為先功與言次之倘生平大節有虧
雖其人彪炳史冊如淮南王安韓信蓋寬饒司馬
相如楊雄荀彧譙周諸人悉從屏卻以著失德之
戒

一開創功勳謀畧爲上班之蕭先於張者以封侯位
次定也范之來先於鄧者或以屬貴戚乎茲編以
謀爲主特先張鄧

一京房焦延壽皆有傳易之功而學近於讖緯術數

以及前漢中衛霍後漢中岑鈺之類止有武功言
行無甚可載俱不泛入

一朱虛間平皆爲宗室而間平以文學特傳朱虛雖
有耘鋤諸呂之功偏逸者宗室不必其有功也有
微意焉

一是書悉依史叙而分門之例各以類從雖父子兄
弟本列一傳而經濟節烈品地各殊則各人分叙
如种嵩种拂鄭興鄭衆各列一門之類其可以互
載者如兩龔之仍依舊文可以附載者如种拂諸
葛瞻之子之類亦附叙以昭畫一

一漢文古茂寢饋難遺而是書以言行爲主雖長篇大作如賈山之陳至言張純之言封禪理有未足悉不孱入至賈誼治安策崔實政論等篇以人多傳習亦第撮載其義而遺錯論邊事韓安國難和親等文不憚煩載

一士君子能言能行方爲體用兼備之學故所載名臣如盧植趙岐諸臣漢書舊列儒林茲則歸入經濟舉其大也

一事業雖不少槩見而名稱不朽者俱得附載如大戴附見小戴攢公附見紀信之類若無甚表著如

前漢張山拊後漢注丹之類槩不泛衍

一是編所採以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三史爲宗至它書有可參補者如史記東觀紀謝承後漢書等編俱爲旁搜

一是書分門祇列五項而臣節無虧如石奮之循謹張飛之忠毅皆不可沒亦附入節烈以示則倣

一是書所載有甲傳中載乙事者茲則歸入本人之下如張蒼之借資任敖傳是也亦有一事見兩人之長者如皇甫規條下已採屢屢出迎則於王符不贅

漢名臣言行錄
一有文堪垂世而里居事實不載史冊者如賈讓空
存治河之文亦同史書從畧至杜子春爲前後漢
經學關鈕不在此例

漢名臣言行錄總目

卷一開國 前漢十三人

卷二中興 後漢十六人

卷三經濟 前漢十五人

卷四經濟 前漢十九人

卷五經濟 後漢四十二人

卷六經濟 蜀漢十一人

卷七節烈 前漢十五人

卷八節烈 後漢十七人

卷九節烈 後漢下二十三人

卷十節烈 蜀漢八人

卷十一儒林 前漢二十五人

卷十二儒林 後漢二十三人
蜀漢一人

漢名臣言行錄卷一

開國 前漢

張良 蕭何 曹參

陳平 王陵 周勃

張蒼 樊噲 周昌

酈食其 婁敬 叔孫通

陸賈

卷十節烈 蜀漢八人

卷十一儒林 前漢二十五人

卷十二儒林 後漢二十三人
蜀漢一人

漢名臣言行錄卷一

開國 前漢

張良 蕭何 曹參

陳平 王陵 周勃

張蒼 樊噲 周昌

酈食其 婁敬 叔孫通

陸賈

漢名臣言行錄卷一

高郵夏之芳鈞莊甫輯

張良
字子房韓人事高

帝封留侯諡文成

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怒大索天下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廼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適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誦居下邳爲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嘗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不去

沛公欲擊秦燒關下軍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欲和因其解擊之秦軍破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爲無道故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爲虐且毒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願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

沛公爲漢王良因說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兵敗而還下馬踞

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漢王乃遣隋何說布連越使信將兵舉燕伐齊趙卒破楚者此三人之力也

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與鄒食其謀燒楚糧食其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良從外來漢王以鄒生計告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武王入殷表商容問式箕子門封比干墓發粟散財以賜貧窮倒載干

戈示不復用休馬息牛示天下不復輸積數者陛下皆未能也且天下遊士左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適公事令趣銷印

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王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信使者至漢王大怒良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悟遣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項王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良與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不擊此所謂養虎自遺害也漢王從之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韓信彭越期而信越不會至固陵爲楚兵所破漢王入壁自守良曰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其計發使告信越信越兵盡會共破楚兵垓下遂滅楚

漢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爲留侯

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帝曰爲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帝從之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劉敬說帝都關中大臣多勸都雒陽良曰雒陽小僅數
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帝即日駕西
都關中

良多疾卽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帝欲廢太子而
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書
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
人年老皆以上媧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
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
四人四人至帝破黥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
因疾不視事叔孫通引古以死爭帝陽許之猶欲易之
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
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言其姓名帝
大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帝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帝目送之竟不易太子

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以便宜施行上來以圖計戶轉漕
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王以此
刺屬任何關中事漢王素與之善故也
漢與項羽相距京索間王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
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
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何從其計漢王大
說

漢已殺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何
功最盛先封爲鄼侯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攻城
略地大小各有差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

戰願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
狗也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功狗也如何功人
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
侯曹參身被七十創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爲
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避者
數矣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
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
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
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亡參等百數何缺于漢奈何

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當第一參次之帝曰善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並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何者其與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帝帝自將討陳豨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帝使使拜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上有疑君心故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

豨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又說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資以自汙上心必安何從其計帝

說

何爲民請上林中空地帝怒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帝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衛尉曰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眞宰相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豨布反陛下自將往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使使持節赦何

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孝惠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

曹參
沛人事高帝惠
帝爲相諡懿侯

參爲獄掾時蕭何爲主吏高祖爲沛公參以中涓從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乃封參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執珪沛公爲漢王封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也天下初定悼惠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至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

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
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日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
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不然獄市所以並容也今
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
參代何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
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
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
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

莫得開說

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爲中大
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適語宙曰女歸試從容問乃父
宙洗沐歸諫參參怒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
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宙胡治乎乃者我使諫
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曰朕
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
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
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

為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漢書蕭何傳何為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陳平 陽武人事高帝惠帝文帝封侯仕至左丞相

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而逐其婦

平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富人張負有女孫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隨至平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負以女孫子之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

者乎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取資用益饒遊道日廣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事魏王咎說不聽亡歸項羽使往擊殷降而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漢攻下殷平懼誅封金與印使使歸羽而平仗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腹下當有寶器金玉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嬴而佐刺船船人適止

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

今日漢王與語說之拜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諸軍諸將盡謹絳灌等譏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爾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令護軍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願王察之漢王以讓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利國家爾盜嫂受金安足疑乎漢王召問曰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寵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漢王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適不復言

楚急擊漢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恭敬愛人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卽定矣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予平黃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

王使也復以惡草具進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卒滅楚

人有上書告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問平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信聞天子出遊其執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爾帝以爲然行至陳信果郊迎道中卽執縛之還封平爲戶牖侯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復賞無知

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
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更封平爲曲逆
侯

王陵 沛人事高帝惠帝呂
太后封侯仕終太傅

陵初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擊項籍陵乃
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
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
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項羽怒烹
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平勃等皆曰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太后女主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日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于是呂后陽遷陵爲太傅寔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周勃

沛人事高帝惠帝文

帝仕至丞相謚武侯

勃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所至皆有功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擊項籍得二十二縣擊臧荼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從擊韓王信破之遷爲太尉擊陳豨斬之破盧綰盡定其地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

諸呂秉權勃與陳平劉章謀遣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

給呂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大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大臣待安足下高枕而至此萬世之利也祿然之

平陽侯窋見呂產會郎中賈壽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合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勃復令酈商與典客劉揭先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以爲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受勃勃入軍行令軍中

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窋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恐弗勝馳語勃勃謂章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報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頌遣人分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

迎立代王爲帝汝陰滕公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文帝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

漢書律曆志卷一
律曆者本張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
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蒼爲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
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
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艸
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蒼因謝病稱老孝景五年薨

樊噲
沛人事高祖仕
至相國諡武侯

噲與高祖俱隱于芒碭山澤間陳勝起蕭何曹參使噲
求迎高祖立爲沛公

從攻胡陵方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
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卮戰碭東却敵賜爵國大夫從
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賜爵列大夫從攻陽城先登
下戶牖破李由軍賜上閭爵後攻圍攻秦軍擊趙賁皆
破之賜爵卿攻揚熊攻宛陵破之封賢成君從攻長社
攻宛城攻武關皆有功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時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問爲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搯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默然遂已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羽沛公幾殆沛公爲漢王賜爵列侯遷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歷攻秦軍項羽軍皆破之

漢王卽位以噲有功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舞陽號舞陽侯

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故此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祖笑而起

食其食其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天下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問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請使令下足下遂下陳留號爲廣野君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且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急進兵取滎陽據敖廩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耳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乃從其畫復守敖倉

食其說齊曰漢王起蜀漢之兵降城以侯其將得賂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糴而下項王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王疾下漢田廣以爲然乃罷歷下兵守戰備惟與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

婁敬

齊人事高

帝封侯

敬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成王卽位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大戰七十
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傷夷者未起而欲比
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
全勝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
關中于是賜敬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怒使人
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

者十輩來皆言易擊上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
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必欲見短伏奇兵
以爭利愚以爲不可擊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
虜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救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拜爲關內侯

冒頓單于兵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爲威未可以仁
義說也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使辯士風諭以
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

漢書曰言不銀 卷一
與大父充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高帝取家人子爲公
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之約

叔孫通

薛人事高帝惠

帝仕至奉常

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通曰夫天下爲一
家毀郡縣城隳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
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此特鼠竊狗盜何足置
齒牙間哉二世喜拜爲博士通出諸生日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且吾嘗與楚不遇矣
漢二年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割言諸故

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今不進臣等則言大猶何也通曰漢家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通出請主曰主何言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

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繇叢野外習之月餘漢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先平明謁者治禮郎中俠陞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徒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帝曰吾聽公

孝惠卽位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漢諸儀法皆通論著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

陸賈

楚人事高帝惠帝

仕至太中大夫

賈以客從高祖平天下名有口辯常使諸侯大將尉佗平南越高祖因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佗懸結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人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

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又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未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焉

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均分其子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其實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

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久酒女爲也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陳平患之嘗燕居深念賈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納爲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平乃以奴婢車馬等遺賈爲飲食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竟以壽終

漢名臣言行錄卷二目

中興 後漢

鄧禹 來歙 寇恂

馮異 吳漢 臧宮

耿弇 王霸 祭遵

祭彤 馬武 竇融

張湛 樊宏 鮑永

宋宏

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久酒女爲也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陳平患之嘗燕居深念賈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納爲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平乃以奴婢車馬等遺賈爲飲食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竟以壽終

漢名臣言行錄卷二目

中興 後漢

鄧禹 來歙 寇恂

馮異 吳漢 臧宮

耿弇 王霸 祭遵

祭彤 馬武 竇融

張湛 樊宏 鮑永

宋宏

宋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漢名臣言行錄卷二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鄧禹

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事世祖顯宗仕至太傅諡元侯

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幼年見光武即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于今之計莫如延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王郎起兵光武自蓊至信都禹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

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引而西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更始大將軍樊參攻禹禹大破之斬參首王匡等因合軍擊禹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勢已摧勸禹夜去禹不聽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大破之遂定河東

光武卽位拜禹爲大司徒策曰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其封鄧侯食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赤眉入長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名震關西

諸將勸禹攻長安禹曰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于是引軍北至枸邑帝以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禹猶執前意乃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

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謁祠高廟循行園林爲置吏士奉守焉

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徵戰輒不利遂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

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

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

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

寵永平元年卒

來歙 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事世祖率諸

將攻公孫述刺客傷之謚節侯

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更始敗歙勸劉嘉歸光武遂
與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卽解衣以衣之拜爲大中
大夫是時方以蜀隴爲憂獨謂歙曰諸將方務闡東思
西州方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
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
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
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

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

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
郎將時山東畧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
旨囂聽王元說尤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
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
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
滅族之計乎凶吉之決在于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
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
之囂將王遵諫曰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況重以
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
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

歸

歙將精兵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畧陽
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
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
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
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
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
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獲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
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

人高祖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僅若招以財
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
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轉糧運詔欽率馮異耿弇蓋延
馬成劉尚入天水擊破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
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諸羌多背
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諸種數爲
寇掠皆營壘自守州郡不能討欽乃大修攻具率諸將
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數千人時隴西雖平而人饑流
者相望欽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
安而涼州流通焉

欽與蓋延等進攻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
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欽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欽
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欽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
刺客無以報國故呼臣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
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
所誠欽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
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
得賢爲本大中大夫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
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
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策贈印綬喪還乘輿縞素臨弔

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王郎起遣將恂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何如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

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難其守問禹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

肆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十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等將兵攻溫恂卽勒軍馳出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到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斬其副將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自是洛陽震恐時光武傳聞河內已破有頃恂傲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時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說恂當如蕭何守關中故事恂然其言因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兒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

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餼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爾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恂素好學拜汝南太守討盜賊盜賊清淨郡中無事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爲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屬恂平之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隴蜀故狂狡乘閒相遮道日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帝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關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峻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漢名臣言行錄 卷二
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
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稱
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馮異

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事世祖仕至天

水太守攻落門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與
苗萌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攻父城不下屯兵市車鄉
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
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
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劉將軍
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萌曰
死生同命敬從子計

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

武署異爲主簿光武徇河北異因問進說曰天下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暴虐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人久候渴易爲充飽宜急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遣異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及不附者上之

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萋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熬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

免肩因得度虜沱河至信都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

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從平河北更始遣李軼朱鮪守洛陽光武將北徇乃拜異爲孟津將軍統軍河上異爲書曉譬之軼自後不復與異爭鋒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異因渡河擊

諸將勸光武卽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于大王宜從衆議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定封陽夏侯引軍擊陽翟賊破之時赤眉暴亂鄧禹不能定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異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羣盜盡率衆來降

拜征西大將軍會鄧禹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

異曰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軍屯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不從遂戰爲所敗異棄馬步走上回谿版歸營收其散卒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大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別識遂潰降帝璽書勞之時衆寇猶盛異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威行關中異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百姓歸心號爲威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

及者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北擊羣
賊漢常將突騎爲軍鋒數先登陷陳
光武卽位拜大司馬封廣平侯率耿弇等圍蘇茂于廣
樂劉永將周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當前而
公傷臥衆心懼矣漢迺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
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
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
怒人倍其氣齊鼓而進建軍大潰

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欲攻之漢不聽曰

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迺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
謝城中五姓大喜卽與相率歸降諸將迺服曰不戰而
下城非衆所及也

建武十一年伐公孫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遂斬述首傳送洛陽

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
關以東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
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
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所爲還言方修戰
攻之具迺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

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薨謚忠侯

臧宮

字君翁潁川郊人事世

祖封侯仕至中郎將

宮少爲縣亭長游徼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拜輔威將軍更封期思侯將兵屯駱越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岑彭相拒於荆門彭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卷二
賜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宮因從擊破之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時吳漢亦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歷成都城下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他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與漢並滅

公孫述定封朗陵侯

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宮乃與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喻告烏桓鮮卑攻其左發天水隴西擊其右如此滅之不過數年詔報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

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邊外乎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永平元年卒謚愍侯

耿弇

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事世

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學老子于安邱先生弇少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于道共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

用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滅族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

奔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奔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襄中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于廣阿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官書卧溫明殿奔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問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奔願歸

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乃拜奔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于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賊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奔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等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于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光武即位拜為建威大將軍奔與

景丹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

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

進攻漁陽奔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况聞奔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因進討張步奔

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于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闢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阬壟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

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未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嚴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

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遂將其衆亡歸劇弁令軍中無得妄掠

張步與其弟藍宏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笑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于內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觀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

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鎰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祖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弁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

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

Blank area with a large circular watermark seal in the center.

王霸 字元伯 潁川人 封侯

霸世好文法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父奇之遣西學長安

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

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弩力疾風知勁草

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遽而退光武南馳至滹沱河侯吏還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惧光武令霸往視之霸詭曰水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而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能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至信都攻邯鄲霸追斬王郎封王鄉侯

從平河北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飲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士可任拜偏將軍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救建出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易擊霸曰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激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不得戰乃引還營建兄子誦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拜上谷太守匈奴烏桓寇盜尤數詔霸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

籍在上谷二十餘歲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祭遵

字弟孫穎川穎陽人事世祖

封侯仕至征虜將軍卒于軍

遵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
光武過穎陽遵以縣吏進見光武愛其儉容署軍市令
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副諫曰明公
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
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
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拜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
將軍定封穎陽侯與景丹等入箕關南擊宏農厭新柏

華蠻中賊勞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大破之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遵與朱祐等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友執豐降初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與耿弇等伐公孫述時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詔諸將議皆曰可遵曰鞬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倍增故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器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於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絲帝以是重焉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升上疏曰昔高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罷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于無窮陛下以至德受命封賞功臣同符高祖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畧陽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于海內廉白著于當世身無奇

漢名臣言行錄 卷二
衣家無私財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臨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臣愚以爲宜諭敎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謚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祭彤

字次孫遵從弟事世

祖顯宗仕至太僕

彤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年幼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光武初以遵故拜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傷之以彤爲假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謀爲第一遷襄贛令時天下未悉平盜賊公行彤至誅破奸猾襄贛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

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帝以彤爲能

拜遼東太守至則驅兵馬廣斤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何等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

之故得其死力永平元年偏何擊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彤之威聲揚于北方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彤清約賜錢百萬嘗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

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下獄免彤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死

漢書曰言行錄 卷二
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賜物
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
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嗟歎久焉
鮮卑烏桓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
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立祠四時奉祭

馬武

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事世

祖封陽虛侯仕至中郎將

更始立以武爲振威將軍與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
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既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
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
驚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
武由是歸心及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因從擊羣賊武
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

世祖卽位後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
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

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據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武爲人嗜酒闕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竇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事世

祖封安豐侯仕至衛尉

融早孤以任俠爲名王莽末爲波水將軍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於是辭鉅鹿關出河西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卽將家屬而西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

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議曰今天下擾亂河西斗絕在羌邊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旣定而各

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
五郡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
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匈奴犯塞
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自破之羗與諸
郡皆震服親附

融遙聞光武卽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
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順入望內
懷異心使辯士張元游說河西諸郡太守各有容或同
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劉鈞奉書獻馬
帝賜融璽書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以

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卽遣鈞復上
書曰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
舊之主事奸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
之基求無冀之利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

隗囂反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帝復賜融書所以慰藉
之甚備融旣深知帝意乃與囂書責讓之畧曰當今西
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入難以自建計若失路
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
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
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于衆何

如棄子微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器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以外屬圖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帝出自賈氏定玉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封爲安豐侯

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皆隨駕乘千兩馬牛羊被野引見就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拜大司空融自以爲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

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二十年坐免二十三年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在宿衛十餘年卒謚戴侯

張湛

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事

世祖仕至太子太傅

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爲左馮翊修典籍設條教政化大行

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居中東門候舍時人號曰中東門君

樊宏

字靡鄉南陽湖陽

人事世祖謚恭侯

宏父重世善農稼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宏少有志行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乃免歸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欲攻宏營宏持米穀牛酒勞遺之赤眉衆曰樊君素

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遂免寇難

世祖卽位封壽張侯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
宏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敕驃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鮑永

字君長上黨屯留人

事世祖仕至兖州牧

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去之

爲郡功曹莽以永父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荀諫召爲吏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及諫卒永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諫不聽興

遂往永拔佩刀截馬當胷乃止後果下詔捕矯稱者永
由是知名

更始二年徵遷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光武卽位徵
永不從旣知更始亡迺發喪罷兵但幅巾詣河內帝見
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
誠慙以累幸富貴故悉罷之

董憲裨將屯兵于魯侵害百姓拜永魯郡太守永到擊
破下之唯別帥彭豐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
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曰方今危急而
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

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會觀因此禽之豐等亦預
圖永乃持牛酒勞饗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

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夷傷之後迺緩其銜
轡示誅疆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徵爲司隸校尉以事劾趙王良不敬朝廷肅然迺辟扶
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嘗曰貴戚
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永行縣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止之永曰親北面
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下拜哭
盡哀而去帝聞之不卒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

日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道釋拜兗州牧卒于官

宋宏

字曾子京兆長安人事

光武仕至上黨太守

宏少而溫順哀平閒任侍中建武二年爲大司空所得租奉行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封宣平侯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喆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說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宏謝曰臣之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宏嘗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

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以謂主曰事不諧矣

漢名臣言行錄卷三目

經濟 前漢上

賈誼

周亞夫

鼂錯

竇嬰

張釋之

鄒陽

枚乘

兒寬

韓安國

吾邱壽王

終軍

霍光

趙充國

丙吉

韓延壽



漢名臣言行錄 卷三目

038588 v. 2

漢名臣言行錄卷三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雒陽人事文帝仕至梁

賈誼

王太傅卒年三十三

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遷至太中大夫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誼謂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

帝以誼有公卿材欲任以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

令誼傳之

時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策當世諸侯王則曰莫若衆建而少其力其于播德威移風俗定經制先禮後法教太子禮貌大臣諸事皆反覆引喻切當治體

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誼建言及之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

初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爲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死亡子誼上

疏曰陛下所以爲蕃并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則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帝從其計

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畧曰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後帝從誼計遁分齊爲六國淮南爲三國

周亞夫

絳侯勃庶子事文帝景帝

爲相免後入廷尉不食死

亞夫初守河內兄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入邊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軍棘門亞夫軍細柳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上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帝至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
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羣臣皆驚文帝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
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謂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
可任將兵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
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
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
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此知將

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敝黽阨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
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
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其計至會兵滎
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深壁不出而使輕騎兵絕
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
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
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
入吳楚旣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三月
而吳楚平

太后欲封皇后兄王信侯帝問亞夫亞夫曰高帝約非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三
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之亞夫因謝病免相

鼂錯

潁川人事文帝景帝仕至

御史大夫袁盎譏之死

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爲人隋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尙書者獨聞齊有伏生老不可徵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錯上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切爲皇太子急之願陛下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

者以賜太子上善之拜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

時匈奴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
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
良將不可不擇也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山林積石經川邱阜
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平原廣野此車
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
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
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中木蒙龍

此矛鋌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
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
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
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此將不省兵之過
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
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
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

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

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以十擊一之術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壘書寵答焉

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匈奴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壘具藁石布粟答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其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匈奴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則邑里相救助赴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獄而心恐畏者功相萬也以陸

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矣上從之

錯復言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下吏誠能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死生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

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則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

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錯對言臣切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退託不明以求賢良臣甯等乃以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詔策曰明于國家大體臣以五帝明之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

策曰通于人事始終臣以三王明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以五伯之臣明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

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日不逮臣何以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

之不寧臣以秦事明之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故能兼六國立爲天子及其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民力罷盡賦歛不節驕溢縱恣法令煩僭刑罰暴酷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陳勝先倡天下大潰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躬親本事爲天下典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臣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之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

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意者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恐日損一日歲亡一歲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傳萬世竊爲陛下惜之時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爲高第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卽位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

從穎川來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疎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後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軍事錯欲上自將而身居守會袁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箱盎曰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罷上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乃斬東市謁者僕射鄧公擊吳楚爲將還上問曰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切爲陛下不取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寶嬰 字王孫觀津人事

景帝為相後樂市

嬰為孝文皇后從兄子喜賓客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
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
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曰
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
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

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上曰
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耶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爰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

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側隱之
實以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
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舉錯不可不察也帝廼不拜畜夫召釋之驂乘
拜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
追止劾奏文帝繇是奇之

慎夫人從帝行至霸陵帝指視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
也使慎夫人鼓瑟帝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
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

哉釋之爲中郎將從行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
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何戚焉文帝稱善

爲廷尉時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
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馬賴和柔令它馬不敗傷我乎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
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
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帝曰廷尉當是也

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下廷尉爲奏當棄市帝怒曰吾
欲致之族釋之免冠謝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景帝立釋之恐懼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願謂廷尉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廷尉至此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

鄒陽 齊人事吳王

梁王爲上客

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陰有邪謀稱疾不朝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引秦爲喻畧曰臣聞蛟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顧大王之無忽臣聞鷲鳥桑百不如一鷄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

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然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明矣
願太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
明求衣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高
皇帝燒棧道兵不留行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夫王察之吳
王不內

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
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爲人有智畧忼慷不苟合介于羊
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蔡乃從獄中上書畧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
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寤也臣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
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
素墮肝膽施德厚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席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

枚乘

字叔淮陰人事吳王

景帝召拜宏農都尉

吳王謀爲逆乘爲郎中諫奏書畧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于累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爲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御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吳王不納

鼂錯為漢定制削諸侯吳王與六國舉兵西鄉景帝斬錯以謝諸侯乘復說吳王曰今漢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夫舉吳兵以訾于漢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貴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

威加于天下也夫吳有諸侯之位實富于天子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固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餽道梁主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不可得也吳王不用乘

策卒見禽滅
七國既平景帝召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
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梁客皆
善屬辭賦乘尤高武帝卽位乘年老以安車蒲輪徵乘
道死

兒寬

千乘人事武帝仕至
御史大夫卒於官

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
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
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
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
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
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

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

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歲澗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

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朝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祫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爲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

司馬遷等言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時憲

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韓安國 字長孺梁成安人事

景帝武帝仕至衛尉

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于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其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

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袁盎。景帝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詭邪臣浮說犯上，禁機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爲御史大夫。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爲邊吏，習邊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

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孰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于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曰：「朕餽子女以配單于，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媿，侵盜無已。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恢對曰：「臣聞全代之時，匈奴不輕侵也。今海內惟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

之備然侵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綏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

中國構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其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三
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
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
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
不能入魯縞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
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
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
臣不知也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
不然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
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最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
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
以城降單于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
下視單于使者爲信于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
塞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
于入塞覺之還去王恢罷兵上怒下恢廷尉恢自殺
安國爲人大畧所推舉皆廉士賢于己者于梁舉壺
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惟天子以
爲國器

力攻彊侵弱衆暴寡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
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滅詩書而
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
刃其後民以穰粗筆挺相撻擊犯法滋衆至于赭衣塞
路羣盜滿山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
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誅固不避也
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
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于禁奸大不便書奏
上以難丞相而詘服焉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羣臣皆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
獨曰非周鼎上召而問之壽王對曰臣聞周德始于后
稷長于公劉大于太王成于文武顯于周公德澤上昭
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
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
于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
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祥有德而寶鼎自出
此天之所以與漢通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
萬歲

漢天之恩以與斯政美實非願貴也上曰善遂召晉
蘇武出使于遠域而不懼天恩濟濟而賢廉自出
于朝于時蘇武使使歸天恩並至令蘇武與李廣
李廣自出使于遠域而蘇武之合使與李廣
大將軍蘇武出使于遠域而蘇武之合使與李廣
蘇武出使于遠域而蘇武之合使與李廣

終軍 字子雲濟南人 事武帝 仕至諫大夫 爲南越王相 呂嘉攻殺死

軍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
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
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
者給事中

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
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
曰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
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

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夫明闇之徵上解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

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額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詰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爲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千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偃窮誠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額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罪奏

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
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
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謫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
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
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
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
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
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

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
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
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
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
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
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
其王及漢使者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光年十餘歲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後爲奉常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霍光

字子孟河東平陽人事武帝昭帝宣

光年十餘歲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後爲奉常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衛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武帝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

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乃拜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宏羊爲御史大夫並受遺詔輔少主王博論以昭帝卽位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桀黨與有譖光者帝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等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

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昭帝崩亡嗣光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旣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語以宜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于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莫敢言但唯唯而已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議者皆叩頭曰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乃召昌邑王伏前聽詔敞等請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

光與丞相等會議奏皇太后迎立衛太子孫病已號皇曾孫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益封光萬七千戶前後賞賜不貲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雲弟山光兩女婿昆弟諸婿外孫皆已貴顯黨親連體根據于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宣帝卽位乃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之每朝見帝虛已欽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及病篤車駕自臨問爲涕泣光卒帝及皇太后親臨其喪遣官治冢賻葬皆如乘輿制度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事武帝昭

帝宣帝仕至後將軍諡壯侯

充國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所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

昭帝時充國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與霍光定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時光祿大夫義渠

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帝問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

預爲備救視諸羌母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繫其種人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安國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問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等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欲渡河恐爲羌

漢名臣言行錄 卷三
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波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
盡渡羌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
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羌以殄滅
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賊夜
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不能爲兵矣
使羌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

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
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
士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

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

日果反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充
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羌謀徹極乃
擊之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羌朝夕爲寇土地寒
苦漢馬不能冬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羌以畜產爲
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擄其
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羌必震壞天子下
其書充國議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
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又有衣裝兵器雜
以追逐勤勞而至羌必引去隨而深入羌卽據前險守

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
產擄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宅種
劫略臣愚冊欲捐罕开闔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
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
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
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
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許延壽爲强弩將軍拜武賢
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
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五星出東方中國
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

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勿復有疑充國旣得讓
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
陳兵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
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以行攻釋致人之術而從
爲人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奏入璽書報從充國計
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羌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病其遲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願急之則還致死諸

校皆曰善至旱地合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旱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後旱竟不煩兵而下

充國病帝賜充國書曰將軍急因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止充國不聽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鹽葢藥所費不貲難久

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盪羌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

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帝報曰如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羌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聖王之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羌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羌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臣才下唯明詔博詳公

卿議臣採擇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帝于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今率餘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充國曰吾年老矣得位已極豈嫌伐一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復當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帝然其計罷遣辛武

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果共
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等首及諸豪皆帥煎鞏黃羗之
屬四千餘人降漢封其豪王侯君有差初置金城屬國
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
賢小弟湯充國遠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
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
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朝廷每有四夷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薨

充國先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
國圖畫而頌之

丙吉 字少卿魯國人事武

帝宣帝爲相證定侯

吉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遷廷尉右監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置閒燥處巫蠱事連歲不決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郭穰夜到吉閉門不納日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

漢名臣言行錄 卷三
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霍光甚重之。光以昭帝亡嗣。昌邑王行淫亂。更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遂遣吉迎曾孫于掖庭。立爲宣帝。

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朝廷莫能明其功。

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吉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果瘡。吉上書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帝不許。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爲丞相。尚寬大好禮讓。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

懲艾吉日。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又或云：吉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匈奴入雲中代郡，遣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匈奴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預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料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匈奴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孫史繇由是益賢吉。

吉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

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吉病篤帝自臨問誰可代君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窳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許焉後三人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爲知人

韓延壽

字長公燕人事昭帝宣帝仕至

左馮翊劾奏蕭望之坐棄市

延壽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以諫而死及魏相對策以爲言謂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

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

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爲吏上禮儀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

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含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從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筮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

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且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問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

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寬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固彊之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治事因

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髡肉袒謝頌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開闔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偏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

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同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具得其事于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道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若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

漢名臣言行錄卷四目

經濟 前漢下

于定國

張安世

傅介子

黃霸

王吉

杜延年

魏相

尹翁歸

龔遂

召信臣

朱邑

路溫舒

張敞

蕭望之

貢禹

賈捐之

王尊

辛慶忌

薛宣

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同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具得其事于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道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若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

漢名臣言行錄卷四目

經濟 前漢下

于定國

張安世

傅介子

黃霸

王吉

杜延年

魏相

尹翁歸

龔遂

召信臣

朱邑

路溫舒

張敞

蕭望之

貢禹

賈捐之

王尊

辛慶忌

薛宣

滿堂

賈誼

蕭何

王

王

王

于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漢名臣言行錄卷四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字曼倩東海郟人事

于定國

宣帝元帝為相封侯

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鄉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而守寡我老人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吏捕孝婦孝婦辯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

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下箴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于公

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吏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

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爲光祿大夫甚見任用

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稱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

決疑平法務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治獄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年遷御史大夫

張安世字子孺桂陵人
宣帝時至衛將軍諡敬侯
安世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武帝行幸河東嘗
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
夫

張安世 字子孺桂陵人 事武帝昭帝 宣帝仕至衛將軍諡敬侯

安世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武帝行幸河東嘗
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才擢尚書令遷光祿大
夫

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白用
為右將軍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安世輔政宿衛
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其封安世為富平侯
昭帝崩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

王王行藩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
褒賞大臣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子三
人皆中郎將侍中安世天子平臨曰安世謙恭
光卒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
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
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
爲大將軍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
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
帝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
得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

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出聞有
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
議也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
謝耶絕勿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
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
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
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
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類士主事自許哉安世曰

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
初安世兄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一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封爲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賦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涕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于光焉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卒

傅介子

北地人事昭

帝封義陽侯

介子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
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
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王謝服至龜茲
復責其王王亦服罪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
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拜爲中郎遷
平樂監

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復而不誅無所
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

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
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
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
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
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
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
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
死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
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
還詣闕上嘉其功迺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

黃霸

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事武帝

昭帝宣帝仕至丞相謚定侯

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
河南太守丞處議當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
敬焉

自武帝末用法深霍光秉政尊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
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擢揚州刺史三歲調潁川太守時上垂意于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宜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謁府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

隱

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其後以爲吏治
徵守京兆尹連貶秩詔歸潁川太守官治如其前前後
八年郡中愈治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
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
民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後徵爲太子太傅五鳳
三年爲丞相封建成侯

王吉

字子陽瑯邪阜虞人事昌

邑王宣帝仕至諫大夫

吉少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
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
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畊
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
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
而樂逸游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

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楬之間哉大王誠留意于養生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鞮而社稷安矣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

昭帝亡嗣霍光迎立昌邑王吉仰奏書戒王曰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願留意常以爲念王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坐誅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

爲益州刺史病去復徵爲博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官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國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于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于近必見于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王者

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于今者而用之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于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裁擇焉吉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

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于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仁益于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吉吉道病卒
吉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杜延年

字幼公南陽杜衍人事昭帝
宣帝仕至御史大夫謚敬侯

霍光秉政以延年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以校尉擊益州蠻夷還爲諫大夫

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霍光吏首發大奸有忠節擢爲大僕右曹給事中
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

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
自延年發之
昌邑王廢光等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皇
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等
立焉

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詔有司論定
策功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封侯益土
延年爲人安和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
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

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上以延年霍氏舊人坐免

官後拜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
上讓延年延年適選用良吏捕係豪強郡中清淨居歲
餘上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五鳳中爲御史大夫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
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魏相 字弱翁濟陰定陶人
事宣帝為相謚憲侯

相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
之御史大夫桑宏羊容詐稱御史止傅丞不以時謁客
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捕案致其罪茂陵大治

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後人有告相賊殺不
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
光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
守關欲入上書會赦出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

光祿大夫丙吉素善相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

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
為霽威嚴上書會赦出為守效刻令遷遷世傳史

宣帝卽位徵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霍光薨上以其子
禹爲右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昆弟諸婿並宿衛其夫
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相因平恩
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今霍氏驕奢放縱恐寢
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
臣之世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發
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
雍蔽帝善之而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封
相高平侯代韋賢爲丞相其後霍氏謀矯太后詔先召
斬相然後廢天子事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
綜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
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之使不敢復擾西域
相上書諫日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
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
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
乏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

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奈何不憂此而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方願陛下詳議帝從相言而止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日臣相幸得備位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

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爵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惟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民

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此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孝文皇帝施恩惠于天下者陛下恩澤甚厚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相數陳便宜帝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帝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卒

龔遂 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事昌邑王

龔遂 宣帝仕至水衡都尉以官壽卒

遂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事王賀內諫爭于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國中皆畏憚焉

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請間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膠西王有諛臣侯

漢名臣言行錄 卷四
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悅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中張安等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

昭帝崩。亡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急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宣帝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召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濱遐遠。不需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勅屬縣悉罷逐捕盜。

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適爲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教令卽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朱邑

字仲卿廬江舒人事

宣帝仕至大司農

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無不愛敬

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丞爲人醇厚篤於故舊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昔陳平雖賢須魏備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

爲列鄉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
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
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
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
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
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祀不絕

召信臣 字翁卿九江壽春人

宣帝仕至少府卒于官

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
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

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勤力有
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
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又爲
民作均水約束立石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
靡務出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

斤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百姓歸之
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
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竟寧中徵爲少府奏請上
林諸離遠宮館勿復繕治共張又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奏省大半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
覆以屋廡晝夜燃燭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
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
罷省費數十萬年老以官卒

尹翁歸

字子兄河東平陽人

事宣帝仕至扶風守

翁歸少孤爲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霍光秉政
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
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
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至翁歸伏不肯起日翁歸
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
何傷遂召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從歸府案事發奸窮
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閩儒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邑子兩人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鄒許仲孫爲奸猾亂吏治郡中苦之前二千石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

敢犯禁東海大治

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姦邪罪名亦縣縣有藉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負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

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于朝廷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四
臣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天不授命淫亂其心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憐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

詔書令公卿選使匈奴之人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事下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

有異迹卒於官

平開郡置瀘笮官人之數

漢書

卷四

三

張敞

字子高茂陵人事武帝昭帝

宣帝元帝仕至太原太守

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

宣帝徵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出爲函谷關都尉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光子禹爲大司馬敞上封事陳計上甚善之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官則竭力于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臣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天子徵爲膠東相敞謂治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乃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國中遂平

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以田獵縱欲爲名于以上聞亦未宜也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入守京兆尹視事廉得偷盜首長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敬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
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而行發伏禁姦不如
廣漢然敬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
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典京師長安
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久者
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敬
爲久任職

敬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
子數從之

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坐大逆公卿奏

敬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敬奏獨寢不下敬使卒捕掾
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敬劾奏當免不肯爲竟事私歸其
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日京兆耳
安能復案事敬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
日敬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敬使告舜曰
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奏敬
賊殺不辜上薄其罪免爲庶人敬詣闕上印綬便亡命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
子思敬功效使使者卽其家召敬敬妻子家室皆惶懼
敬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天子欲

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引兒拜冀州刺史敞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而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剗調等通行爲盜囊橐吏逐捕窮窘縱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圍守王宮搜索調等得之殿屋重棘中皆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元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輔皇太子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猶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蕭望之

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事宣帝元帝

仕至前將軍爲宏恭石顯譖死

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霍光秉政丙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旣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闕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旣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于治平是以天下之士爭願自効以

輔高明今士見者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霍光卒子禹復爲大司馬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問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時問狀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

權卒逐昭公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

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通于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

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
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
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恐有不合意卽移病帝聞之
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望之卽視事

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建議以穀不足
欲令民入穀贖罪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
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
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

能復臣竊痛之張敞復執前議望之復與相難丞相魏
相等以爲羌且破敗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爲左馮翊三年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
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
附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
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遣常惠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
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請
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
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
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

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遂不與結婚

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以爲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帝從其議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

定其國

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等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窺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採其議詔以客禮待之

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拜望之爲前將軍與史高周堪皆受遺詔補政領尚書事元帝襲尊號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

經達學諫大夫劉更生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帝甚鄉納之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恭顯等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絀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華龍鄭朋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事下問狀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後帝召堪更生曰繫獄大驚以

責恭顯令出視事後數月制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帝亦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乃因請誅望之于獄以塞其怏怏心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欲鳩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時太官方上書 食帝卻食涕泣哀慟左右

循古節儉文帝衣絺履革器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爲盡如太古
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
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宮

遷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
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今未得久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
生殊乎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後爲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

上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
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
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
於農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
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受其飢
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斬伐林木亡有
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民坐
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
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
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草杷

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桑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
故民棄本遂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
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疾其末者
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
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
百姓壹歸于農復古道便又言文帝時貴廉紮賤貪汚
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
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
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用士闡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

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
者補吏是以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
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奸軌不勝
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設善書者尊于朝悖逆而
勇猛者貴于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于世
行雖犬豕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察其所以然
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其眞賢相守崇財利誅
不行之所致也令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
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四
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自輔聞進忠正致誅奸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從之

賈捐之

字君房祖會孫事元

帝坐短石顯而死

元帝初捐之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

初武帝征南越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後反者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對曰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

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
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
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木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
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艸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
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
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
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
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攻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
今則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
從之

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
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揚興新以材能得
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
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蒞薛大
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尙書令
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
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
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貴且與合意

捐之卽與興共薦顯又薦興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
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
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
中語罔上不道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

王尊

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事元帝

成帝至中二千石卒於官

尊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
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
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稱病去師郡文學
官治尚書論語畧通大義

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美陽
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詭答我尊聞之遣
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
此經所謂造獄者也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

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不
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
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
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教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
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
可以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
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
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
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
以堊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闕下從太守受其事丞

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
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
傷伏辜者坐殘賊免

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上以爲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
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
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曰此
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
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

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東平
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

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驪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後太后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

大將軍王鳳奏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初中書謁

者令石顯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成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尊劾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顯等專權擅勢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同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相問狀劾奏尊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輕薄國家左遷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南山羣盜備宗等爲害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選

用賢京兆尹于是鳳薦尊爲諫議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免尊吏民多稱惜之

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道路不通曠日煩費不能禽制尊盡節勞心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

率效首附循貧弱鉏私豪強皆前二千石所稀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于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無所陳怨愬罪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沈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

漢名臣言行錄 卷四
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
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
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于是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
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祀之

辛慶忌 字子真狄道人事成帝元

帝仕至左將軍卒於官

慶忌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
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舉茂材
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多重之者遷張掖太守徙酒泉
所在著名

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左遷
酒泉太守

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

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畧威重
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
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爲光祿大夫

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賢人立朝折衝
厭難勝於亡形夫將不豫設亡以應卒士不素厲難使
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奸
軟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
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夷
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末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
大災未至而預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

拜爲右將軍歲餘徙左將軍

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爲國虎臣遭世承平
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

薛宣

字蕡君東海鄒人事成帝哀
帝仕至丞相封侯免卒於家

宣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補不其丞琅琊太守趙
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
蕡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史

爲長安令治有名以明習文法補御史中丞成帝卽位
宣執法殿中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
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

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爲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畏信

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遁手自牒書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戾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

亦解印綬去

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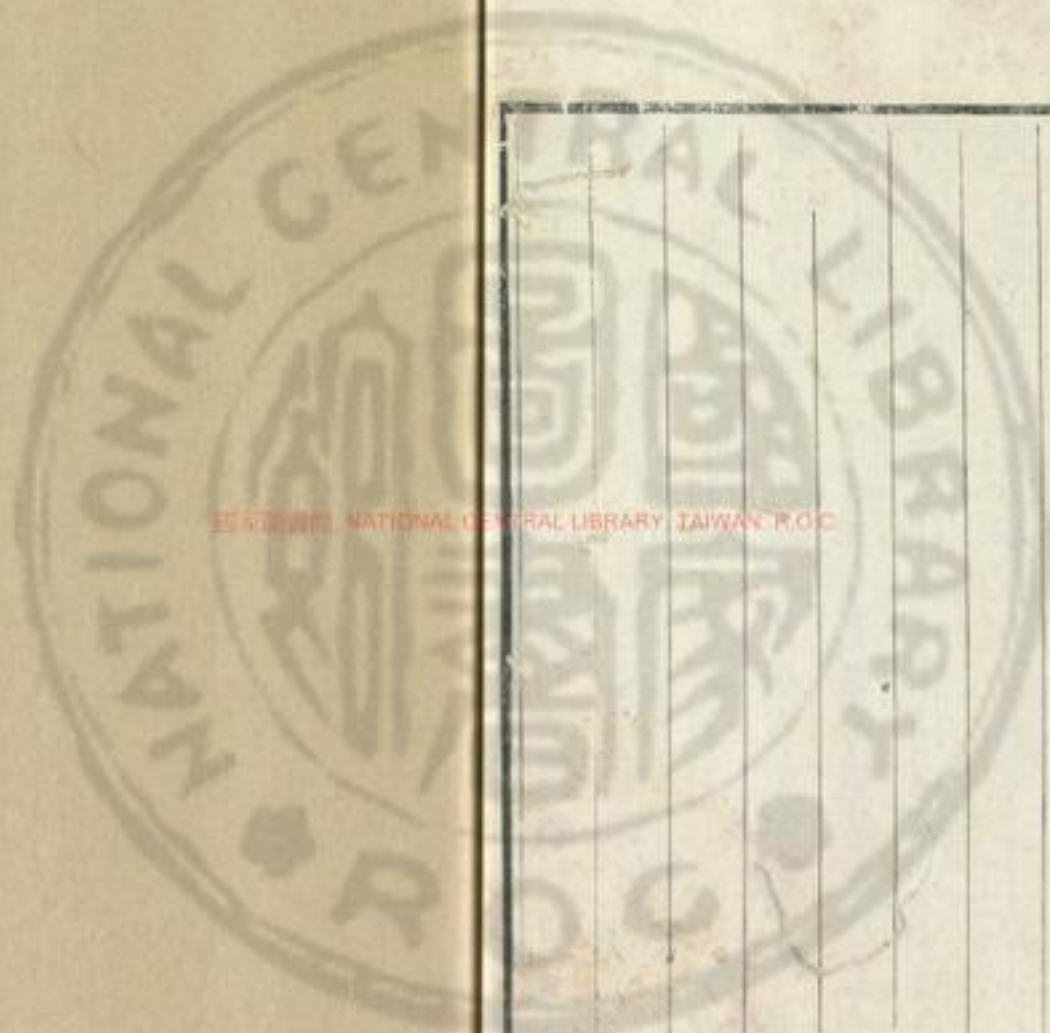
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

仁恕愛利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坐曹治事宣出教
曰益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
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
請鄰里壹笑相樂扶慚愧官屬善之

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可觀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
求其便安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郡中
清靜

遷爲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
薦宣上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
陽侯食邑千戶

宣爲丞相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
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
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
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罷卒於家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爲彭城令宣過其縣宣心知惠
不能案行舍中處置什器終不同惠以吏事惠自知其
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治
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
以宣言爲然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漢名臣言行錄

卷四

四

4/13
漢名臣言行錄卷五目

經濟後漢

馬援

卓茂

衛颯

劉昆

韋彪

任延

宋均

桓譚

郭伋

杜詩

張堪

鍾離意

王景

楊終

秦彭

魯恭

班超

第五倫

袁安

童恢

仇覽

張衡

左雄

張綱

周舉

第五訪

黃瓊

蘓章

孟嘗

种嵩

吳祐

王渙

崔實

劉寵

劉寬

陳實

劉矩

羊續

賈琮

盧植

趙岐

皇甫嵩

漢名臣言行錄卷五

高郵夏之芳鈞莊甫輯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事世祖任至
伏波將軍封新息侯追謚忠成

援年十二而孤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
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
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歎曰凡殖財
產貴能張也不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兄弟故舊

王莽敗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

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歸囂與共卧起問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聞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遣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責囂囂得書增怒遂

發兵拒漢援乃上疏願詣行在所陳滅囂之術帝詔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爲陳禍福以離囂友黨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于囂

帝自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援因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賊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衆大潰

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賊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因拜隴西太守發步

騎三千人擊破先零于臨洮斬獲無算守塞諸羌詣降又以計襲擊諸種屯聚寇鈔者羌遂大潰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璽書勞問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乃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畊牧于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

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
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有報仇
者吏民驚言羌反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
客飲大笑曰燒羌何敢復犯我後稍定郡中服之
徵入爲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
事下三府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還更具表言帝從之
天下賴其便

援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于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
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
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交阯女子徵側反寇畧嶺外六十餘城自立爲王拜援
伏波將軍南擊交阯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
至浪泊上與賊戰數敗之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
乃擊牛釀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
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
車御欵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
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
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擊徵側餘黨

斬獲五千人嶠南悉平援所過郡縣治城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納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有詔置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匈奴烏桓寇扶風援自請行許之出屯襄國詔百官祖

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大人奈何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武陵五溪蠻反援因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往之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

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充賊自破

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噪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豎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責問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狹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同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寃極師法稱
 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皆愛
 慕欣欣焉
 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
 之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
 者乃送馬謝之性不好爭如此
 以儒術舉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
 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卓茂

字子康南陽宛人

事世祖仕至太傅

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寃極師法稱
 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皆愛
 慕欣欣焉

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
 之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
 者乃送馬謝之性不好爭如此

以儒術舉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
 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遺者茂問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及莽居攝以病免歸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乞骸骨歸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名冠天下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衛颯 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事
世祖仕至桂陽太守

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備以自給

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至
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

舍涯瀆陽曲江三縣內屬桂陽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
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
姓苦之颯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于是役
省勞息姦吏杜絕

來陽縣山出鐵石他郡民庶常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

亡命多致姦盜蠹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熈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合漢所出... 夫... 且千里... 熈理... 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劉昆 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事世祖仕至騎都尉

昆少習禮容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教授於江陵光武卽位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卽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微拜議郎稍遷侍中

為宏農太守先是喻颺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

漢書曰言行錄 卷五
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安農虎
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
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
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事光武

韋彪

顯宗肅宗任至大鴻臚

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
立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安貧樂道恬於
進趣三輔諸儒莫不仰慕之

拜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下公
卿議彪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
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
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彪以吏多以苛刺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曰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
郎官起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
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納之功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二千石
視事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帝
納之

任延

字長孫南陽宛人事世

祖顯宗仕終河內太守

延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
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
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賑給之省諸卒令耕
公田以周窮急每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有龍邱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
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
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

相望于道積一歲菘乃自謁府門延辭讓再三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

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開廣百姓充給又無嫁娶禮法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擢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多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賓客伏法者五六人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河西舊少雨澤延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

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隨其後蠻夷震怖斬其大帥而降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豹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曰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必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其後虎相與東游度江

中元元年山陽楚浦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浚遵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每歲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姬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顯宗時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叩頭謝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帝善其不撓卽令貫耶

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常寢病百姓爲禱請旦夕間起居其爲民愛如此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貴宏厚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

世祖仕終六安郡丞

桓譚 字君山沛國相人事

世祖仕終六安郡丞

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誥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雄辯析疑異傳皇后父晏深善于譚是時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以疏譚說晏曰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致讖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晏如譚所戒故傅氏得全

王莽居攝天下之士競稱德美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

然無言。世主卽位徵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興廢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理合事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賢者異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典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

以先帝禁人二業鉅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適多通侈靡以滯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書奏不省

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曰今諸巧慧伎數之

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
之類陛下宜垂明聽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
不悅
詔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識
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出為六安郡丞道卒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
曰新論

郭伋

字細侯扶風茂陵

人仕至太中大夫

伋少有志行更始初立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
卽位拜雍州牧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猾惡寇賊充
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
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遠迹不敢復入塞民
安業戶口增倍

穎川盜賊羣起徵拜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
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
郡招懷山賊悉遣歸農帝美其策

漢名目言行錄卷五
爲并州牧過京師引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
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至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
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
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
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
事計日當告之及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
野亭須期乃入

杜詩 字公君河內汲人事

世祖仕至南陽太守

詩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

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兵暴橫民間詩時
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榮戟
之河東至大陽聞賊楊異等規欲北渡乃與長史急焚
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
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
南都尉所在稱治

遷南陽太守性節儉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

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
之
修築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人以方召信
臣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上疏不許
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言
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
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病卒貧困
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

張堪

字君游南陽宛人事

世祖仕至漁陽太守

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
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世祖卽位拜郎中使送委輸縑帛詣大司馬吳漢伐公
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
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乃
示弱挑敵述自出戰死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
庫藏收其珍寶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
悅

拜漁陽太守匈奴嘗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
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樊顯進曰堪昔
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
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帝歎息

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事

世祖明帝仕至魯相

意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
考之意封還記大言于太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宜
先清府內且闕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
縣事

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
蒙全濟

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
行路過宏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光武得奏

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遷堂邑令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悅服

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伏法以資物簿入于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于盜泉曾參回車于勝母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天子卽時還宮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帝策詔報又敕大匠止作諸宮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詔賜降人繖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召

郎將答之意因入日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異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數被詆毀尚書以下至見提搜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其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嘆

王景 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事

顯宗仕至廬江太守

景少學易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塲流法水乃不為害

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而浚儀令樂浚復以新被兵革民不堪命宜須平靜其事遂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承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

應對敏給帝善之

修浚儀功業有成上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又發卒數十萬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執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上親巡行詔濟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帝美其功績拜景河隄謁者

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請遷都欲令車駕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貯足西望景

以官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

遷廬江太守廬江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故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歲母病終嘗衣不解帶日夜泣盡母病愈終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明帝時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遁上疏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靡然家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大獄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頻年服

楊終

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明帝章帝仕至郎中

終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明帝時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遁上疏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靡然家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大獄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頻年服

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服古以爲不舍則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終以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上言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于是詔諸儒白虎觀論考同異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頗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後坐誅謗廖以就國

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
文十五章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字伯平扶風茂林人事顯

秦彭 宗肅宗仕至潁川太守

彭守山陽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
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爲人設四誠以定六
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致酒肉以勸
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
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
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踖無所容詐
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
令三府並下州郡

轉穎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 事章帝和帝 安帝仕至司徒以老病卒于家 恭年十二父卒時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丕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為諸儒所稱 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于恭恭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 事章帝和帝

安帝仕至司徒以老病卒于家

恭年十二父卒時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丕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為諸儒所稱

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于恭恭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

之亭長乃慙悔還牛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親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具以自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

和帝初立議遣竇憲耿秉擊匈奴恭上疏畧曰陛下親勞聖思憂在軍役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今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誠非所以垂恩中國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人者必有天報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乎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輒言無所隱諱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光祿勳選舉清平莫能枉其正

永初元年復拜爲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舊制立秋行待薄刑臣愚以爲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恭

議曰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大辟之刑盡冬
月乃斷後卒施行
恭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
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
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班超

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事

明帝章帝和帝仕至射聲校尉

超爲人有志不修細節孝謹有口辨而涉獵書傳兄固
被召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
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
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
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除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

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于蒲

類海多斬首虜而還

與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使來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之欲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夜吏往奔虜營會天大

風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迺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遣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恐殺匈奴使以降超超因鎮撫焉

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

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問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慮既到兜題無降意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

明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

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沒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迺遷疏勒疏勒復安超欲因此匡平諸國迺上疏請兵曰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韓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鈃刀一割之用乎前使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

西域諸國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慈嶺可通
慈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
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
彼戈刺彼盾計之善者也臣超竊冀未便僂仆目見西
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勳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
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
奮身佐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
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適上言可遣使招慰與共合
力帝納之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徐幹爲軍司
馬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邑

始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懼不敢前因上言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
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
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適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
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
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
前親毀君今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
臣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

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
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
以攻忠而康居遣精兵救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
迺使使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
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忠說康居王偕兵還據
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
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破其衆南道於
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
而龜茲王發温宿姑墨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
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可須夜鼓聲

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
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
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
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
域

月氏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
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日月氏兵雖多
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
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
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使龜茲求救乃遣兵數

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死首以示謝謝大驚即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迺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黎界而遣曉說焉耆尉黎危須白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迎超超詰之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令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

及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黎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迺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於是焉耆王廣尉黎王汎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

國悉皆納質內屬詔封超爲定遠侯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畧曰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昭亦上書言恐超旦暮入
地久不見代蠻夷開奸宄之源生逆亂之心上捐國家
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帝感其言詔
還

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事明帝
章帝仕至司空以老病乞罷

倫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依
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懸持滿以拒之
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異之恨相知晚薦于京
兆尹閻典典召爲主簿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
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
服

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
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

故耳舉孝廉帝召見問以政事倫酬對政道帝悅
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
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
祀民常以牛祭神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
告百姓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
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嗷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
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
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史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

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于是爭
賅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
人

擢爲司空見馬廖兄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托之
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以馬氏爲言
欲以下全后家及馬防出征西羌倫又疏言貴戚不當
任以職事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倫峭直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
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諸馬得罪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諛險趨執之徒不

可親近願陛下中官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得永保福祿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並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我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事

顯宗和帝仕至司徒

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其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不肯受

洛陽大雪丈餘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使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不出安曰大雪不宜于人令賢之遂爲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在吏人畏而愛之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

太守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逆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出者四百餘家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網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遷太僕時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單于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

安獨曰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竟從安議

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憲擊匈奴安與宋由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爲危懼安正色自若

北單于爲耿夔所破憲欲結恩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郡非謂

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部故也今朔
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衆無緣復更立
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
封事曰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
東宋由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由秉
實知舊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賞罰理國之綱紀若失信
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
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
廢信不可去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竟立匈

奴降者左鹿蠡王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
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童恢

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事

和帝仕至丹陽太守

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歸府恢杖策而逝論者美之

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徒居二萬餘戶

民嘗爲虎所害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曰天

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仇覽 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

城人徵方正遇疾卒

覽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畢令子弟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大化

覽初到亭人陳元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為陳人

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
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臬哺所生考城令王渙政尚嚴
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毋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
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
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
行

覽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
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士人交結之秋雖務
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
談其中高揖而去後融以告郭泰泰因與融齋刺謁之
遂留宿泰嗟嘆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雖在宴居必
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家人莫見喜怒聲色
之異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

安帝順帝住至尚書

衡少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

衡以天下踰侈迺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迺成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算數常耽好太元

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遷太史令遂迺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

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自去史職五載復還迺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畧云
有問余者曰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
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
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
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向滯日官今
又原之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
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
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

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
命求之無益枉尺直尋議者譏之夫元龍迎夏則陵雲
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濕泥而潛蟠避害也公且道行
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
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
綴旒人無所麗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咸以得人爲梟失
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故
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
由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
鶉火棲寒冰泐而鼃鼃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縉

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據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然而求劍守株而待兔也冒愧還願必無仁以維之有道者所不履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浮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去盡附鳴悲爾先笑而後號也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

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通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學師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

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中興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衛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上疏曰臣聞立言于前有徵于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自漢取秦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

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迺始聞之此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行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未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常問衡天下所疾惡者闕豎懼其毀已遂共縱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元賦以宣寄情志

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

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徵拜尚書卒

爲侍中時上書言王莽本傳但應止載篡事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書上不聽

左雄

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事

安帝順帝仕至尚書

雄少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順帝新立徵拜議郎時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尚書侯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皆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伏見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寧人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克慎庶官至于文景天下康乂宣帝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觀政於亭傳責成于期月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沈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

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錮之終身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施行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上疏切言青冀揚州盜賊連發雄與郭虔共上疏奏不省又上言

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

太學成雄又上言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詔從之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諸牧守畏栗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又奏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帝乳母宋娥詔封山陽君雄上言裂土封侯王制所重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復言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纒賊廢立之禍會地震雄復上書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帝卒封之後阿母以交邁失爵

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爵皆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

初雄薦周舉爲尚書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而直嘗坐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後坐法免復爲尚書

張綱 字文紀犍爲武陽人事

順帝仕至廣陵太守

綱少明經學厲布衣之節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剛常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言文帝明帝恭儉守節約身尚德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列顯位唯剛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

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帝雖知綱言直終不用

廣陵賊張嬰等聚衆數萬殺刺史二千石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招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恩以爵祿相榮不願

以刑罰相加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聞義不復大兵會合豈不危乎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聚黨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再生之辰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太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咸爲祠祀祈禱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

度應賀等見之太息共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誠帝改賜于東宮太試由是恩愛

遷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軌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州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衆惑始解

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時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生德陽殿請雨詔問舉以消變之術勿有所諱舉謂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人物不昌

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非但陛下行此而已宦豎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更有白首歿無配偶逆于天心宜慎宮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佞者爲誰乎舉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帝乃以事免司徒劉琦

遷司隸校尉時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引金縢反風事謂北鄉侯親爲天子葬以王禮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于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
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
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
歲年號未改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
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于是司徒黃尚等七十人同舉
議帝從之

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之上巳商大會賓
客燕于洛水酒闌繼以燈露之歌坐中皆爲掩涕舉歎
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卒
病篤時帝問以遺言對曰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

是拜諫議大夫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
與杜喬張綱等分行天下號曰八俊于是劾奏貪猾表
薦公清朝廷稱之

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
帝下呂勃以爲應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議舉曰殤
帝於秩爲父順帝于親爲子先後之議不可改昭穆之
序不可亂下詔從之

全職官員並豐稟無差益數百朝太子

一也其百故漢中

支前

漢

漢

漢

漢

漢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瓊 字世英江夏安陸人事順
帝仕至司空諡曰忠侯

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
連年不應承建中公卿交薦公車徵至綸氏稱疾不進
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
李固素慕瓊乃遺書願急宏此遠謨一雪俗論瓊至卽
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
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順帝卽位不行耕籍之禮瓊上疏奏帝從之
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

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胡廣等咸稱冀勳德賚賞宜比周公瓊獨建議不可朝廷從之

遷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冀誅瓊以不阿梁氏封爲却鄉侯瓊辭讓至六七上言旨懇切乃許

梁冀旣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貪汙至死徙者十餘

人海內由是翕然尋以五侯擅權自度力不能匡遂稱疾不起及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宦豎充朝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龔瞽之主李固杜喬念國忘身遂見殘滅李雲杜衆以忠獲罪天下尤痛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羣輩自冀興盛共構奸軌臨冀當誅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可不察歟臣

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
三泉其年卒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事安帝
順帝仕至并州刺史卒于家

蘇章

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事安帝

順帝仕至并州刺史卒于家

章少博學能屬文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
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
餘戶

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
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
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
無私望風畏肅

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坐免隱歸鄉里不交當世後
徵爲河南尹不就 天章曰今之蕭詵文與其人相若 恩由
天拜詵有二天章曰今之蕭詵文與其人相若 恩由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太守當道而平坐太守曰人嘗言一

孟嘗

字伯周會稽上虞人

事順帝仕至太守

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
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郡
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于守守不爲
理嘗哀泣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
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
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
戮訟者以謝冤魂丹從之卽刑訟女祭婦墓天應澍雨
穀稼以登

爲合補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于道嘗到官草易前敞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被徵當還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慙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備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七表薦嘗年七十卒于家

種嵩

字景伯河南洛陽人

順帝桓帝仕至司徒

嵩父有財三十萬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于洛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嵩于庭辯詰職事嵩詞對有序歆甚知之

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杜喬

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從之

擢監太子于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爲益州刺史素慷慨好立功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棘人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踵向化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嵩糾察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于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太尉李固疏救梁太后赦其罪免官

梁州羌動以嵩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

許之復留一年。太僕還日未廣陳史格入心恭賦。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鬻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諸羌。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于界上。

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三州。桓帝擢爲度遼將軍。謁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先有獲。執于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諸羌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侯望邊方晏然無警。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卒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問鬻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

天世不絕季子矣

平心直義父居無備石而不愛

中行吟守志

吳祐 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事桓帝仕至河間相

祐年十二父恢爲南海太守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嫌疑之間誠宜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
氏世不乏季子矣

年二十喪父居無僮石而不受贈遺常牧豕于長垣澤
中行吟守志

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真歡

語移時結友而別功曹以祐侶請黜之大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其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其父貧無貲而不可交其母嘗苦寒于其母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其母亦嘗苦寒其母曰其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

祐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闕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闕持衣自首祐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以親故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安邱男子母邱長從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妻

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
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
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
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爲長史大將軍梁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爭
之不聽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責融曰李公之罪
成于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
起入室

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
子卒年九十八

王渙

字稚子廣漢郡人事

和帝仕至豫州刺史

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
尚書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
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謝曰臣任
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
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

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渙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
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
無侵犯

遷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發擿姦伏京師以爲神

元興元年病卒喪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漿按于路吏問其故咸言往時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任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鄧太后詔曰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百姓追思爲之立祠今以渙子石爲郎中

自渙後遷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于渙而文理不及之

崔實 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安
平人事桓帝仕至太守

寔少沉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舉至孝獨行除爲郎明于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畧曰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韉轉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
節奏哉

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
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
峙為作紡績織紉練組之具以教之民免寒苦
虜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
嚴烽候虜不敢犯

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殮

劉寵 字祖榮東萊牟平人事桓
帝靈帝仕至卿相卒于家

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
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輕服遁
歸

遷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
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
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賢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累登鄉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寬 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事桓帝

靈帝仕至太尉謚昭烈侯

寬嘗行有人失牛就寬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每行縣止息亭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熹平中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見寬常令講經寬嘗

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寬簡畧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顧左右曰罵言畜產辱孰甚焉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美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陳實 字仲弓潁川許人爲

掾屬卒諡文範先生

實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

爲都亭刺史佐有志好學坐立讀誦縣令邵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同郡楊吏以殺人疑實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托許令禮召楊吏聞者歎服
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實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于是鄉

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眾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

遷太邱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實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自欲禁之實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太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亦竟無訟黨銅禍起諸人多逃避求免實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遂請囚遇赦得出

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惟實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實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謝罪實徐譬之教以尅己反善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嘗歎實大位未登媿于

先之及黨禁始解何進袁隗遣人敦實欲表以不次之位實謝曰實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事順帝靈帝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事順帝靈帝

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遠未得仕遂絕州郡之命諸太尉朱寵等嘉其志義辟遼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邱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

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震懾時
權豪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靡敗府丞
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
者以杜其意

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
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
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
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位

賈琮

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事靈

帝仕至度遼將軍卒于官

交阯土多珍產明珠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物前
刺史率無清行財計盈給吏民怨叛中平元年屯兵反
靈帝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刺史琮到部招撫
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百姓以安巷路爲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假任事
三年爲十三州最

拜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
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

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書植乃上書請立毛詩左氏周禮博士以金拜盧江太守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宏夫體歲餘徵拜議郎與馬日禪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有食之植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鷹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謂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禦鷹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

橫尸宜聽收葬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陳明洪範禋服災咎遵堯者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畧細故帝不省

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征之賊帥張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壘造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可豐還讒之帝怒遂檻車徵植滅死及黃甫嵩平皇巾盛稱植方畧復爲

尙書帝崩何進謀誅中官召董卓以懼太后植以董卓難制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盧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初平三年卒臨終勅其子儉葬土穴附體單帛而已

趙岐

字邠鄉長陵人事靈

帝獻帝仕至太僕

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馬融兒女鄒融不持士節耻與相見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後疾瘳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耻屬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以爲功曹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輕之岐又數爲貶議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爲京兆尹岐懼避之玆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匿姓名

賣餅北海市中安邱孫嵩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密問岐岐卽以實告之遂與俱歸藏複壁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

徵拜議郎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爲賊所執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

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罷兵會洛陽奉車

駕岐得篤疾經涉二年遂不至

帝還洛陽董承奉詔修宮室岐謂承曰海內分崩惟荆州境廣地勝年穀獨登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南說劉表可使其身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荆州軍資委輸因以不絕岐以老病遂留荆州卒岐多所述著作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班軍士帝從之拜嵩左中郎將與朱雋共討潁川嵩保長社賊波才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大風嵩乃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走追破之時盧植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詔嵩討之與角弟梁戰于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大破之斬梁角先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復攻角弟寶于下曲

陽又斬之築京觀于城南卽拜嵩左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贖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温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帳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漢陽閭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幾而踐運不撫臨幾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于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于折枯消堅甚于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過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誅闕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夫旣朽不雕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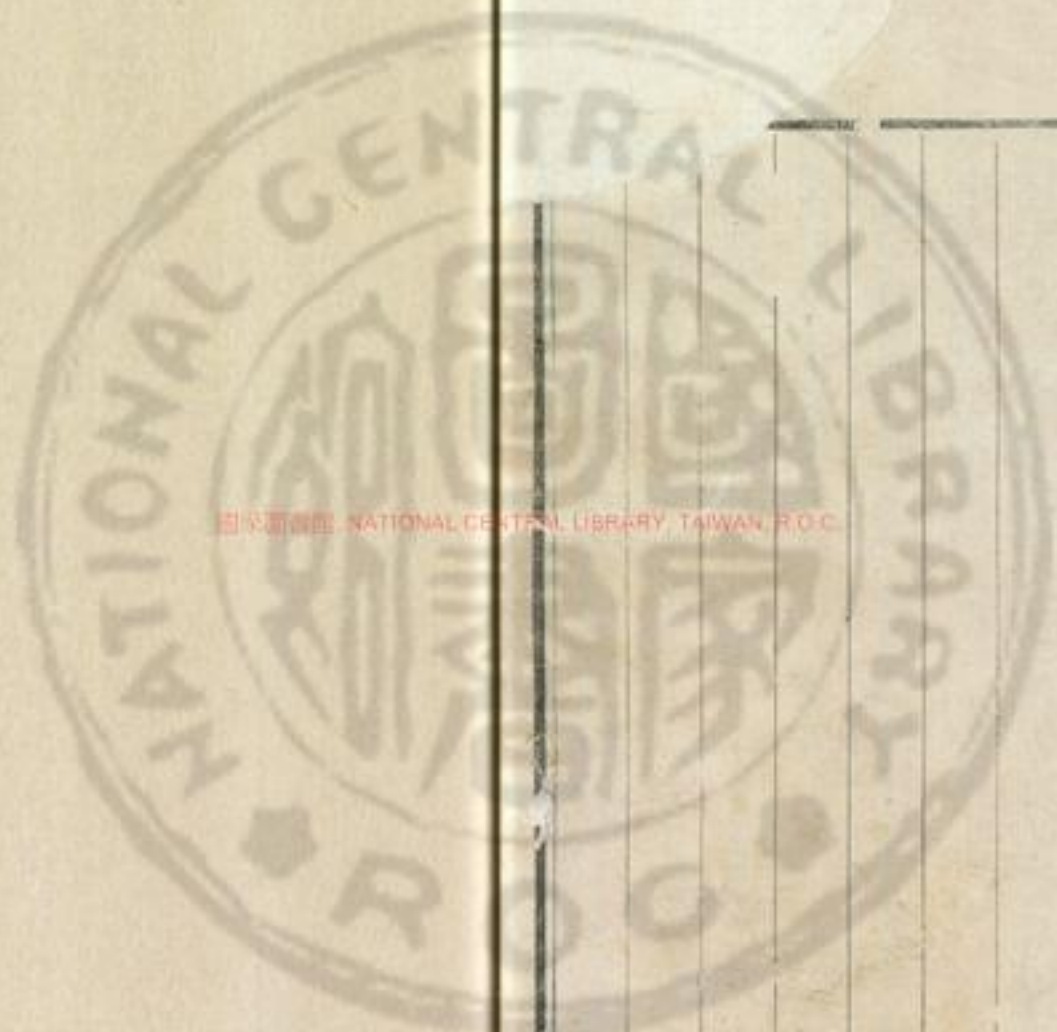
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雖朽敗之木是猶逆坂去丸迎風縱掉豈云易哉嵩曰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全名死且不朽忠因亡去會邊章等入寇三輔詔嵩討之爲中常侍張讓等所憾奏嵩連戰無功徵還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與董卓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

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破

之卓大慙恨由是忌嵩及卓秉政乃徵嵩嵩長吏梁衍說曰董卓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迫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卓乃免之及卓誅累拜太尉卒

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附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室自述行錄
卷五

台
四

4/13

漢名臣言行錄卷六目

經濟 蜀漢

諸葛亮

龐統

法正

董和

劉巴

董允

霍峻

楊洪

李恢

蔣琬

費禕



漢名臣言行錄卷六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諸葛亮 字孔明 瑯琊陽都人

相先主後主諡忠武

亮躬耕隴畝自比於管仲樂毅徐庶謂昭烈曰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遂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

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
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
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
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
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
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
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於是與亮情好
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劉表卒子琮聞曹操來伐遣使請降昭烈在樊聞之率
衆南行爲操所追破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
於孫將軍亮說權曰操衆遠來疲敝此所謂強弩之末
不能穿魯縞者也兵法忌之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
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強鼎
足之形成矣權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
詣昭烈并力拒操敗之赤壁操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

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建安十六年與昭烈圍劉璋於成都成都平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昭烈卽帝位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

章武三年春昭烈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敕後帝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三年春亮南征乃治戎講武以

侯大舉

五年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宜開張聖聽恢宏志士之氣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郭攸之費禪董允等志慮忠純官中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二十一年
矣受命以來五月渡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
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
禱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
臣之罪遂行屯於沔陽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魏曹真
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
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曹叡如
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

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
還漢中戮謖以謝衆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破斬
之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
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張郃戰射
殺郃

十三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
與司馬懿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遂分

兵屯田爲久住之基畊者雜于涓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卒於軍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亮嘗表于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亮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龐統 字士元襄陽人事

先主仕至中郎將

統少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稱統爲南州士之冠冕

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統送吳將周瑜喪至吳及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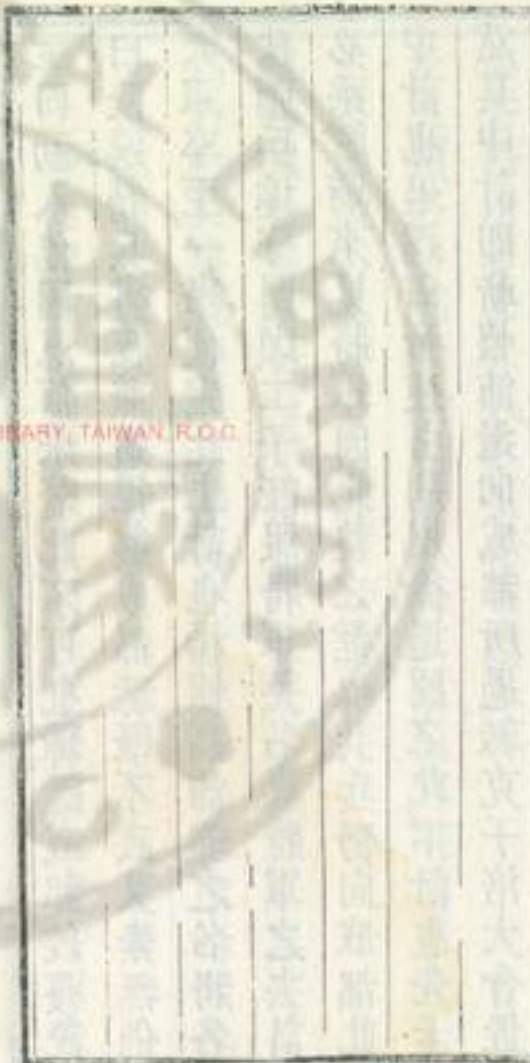
皆往統曰陸子可謂有駑馬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全于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續紹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與統相結而還
先主領荊州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于先主先主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于諸葛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亮留鎮荊州統從入蜀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先

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還成都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于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先主尋悔白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

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失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

流涕謚曰靖侯



字孝直扶風郡人事先

法正

主仕至尚書令謚翼侯

正初入蜀依劉璋久不任用張松與正相善恃璋不足
與有爲常竊嘆息松勸璋絕曹操而自結先主璋曰誰
可使者松乃舉正徂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
謀協規願供戴奉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討張魯復令
正銜命正陰獻策于先主曰以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
懦弱資益州之富馮天符之險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
主然之

先主派江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盡

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燒除倉廩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無所資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耳先主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黜度不用其計下東博望軍圍雒城正賤與璋陳禍福璋曰先主受命討賊今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迺厚待靖

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雖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主公之在公安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進退狼跋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初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執刀侍立先主每入更衣心常凜凜亮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曹操降張魯定漢中留夏侯淵等屯守正說先主曰操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身遽北還必有內憂備今舉衆

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觀釁伺隙土可以傾覆寇敵尊
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
爲持久之計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于定軍
興執作營淵將來爭其地黃忠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
等授首

董和

字幼宰南郡枝江人

事先主仕至大司馬

漢末和率宗族西遷劉璋以爲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
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率以儉惡衣疏
食防邊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縣
界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都尉吏民老弱相
携乞留者數千人

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
愛而信之

昭烈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

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儲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劉巴 字子初涿陽人事

先主仕至尚書

巴劉表時辟舉茂才皆不就曹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遠適交阯先主定益州諸葛孔明薦之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旣入復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夷三族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先主稱尊號策命皆巴

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
拔成都士衆皆赴諸藏競取貨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
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
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字休昭和子事先主

董允

後主仕至大將軍

後主嗣立允爲黃門侍郎亮將北征慮後主富於春秋
未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疏薦允與
郭攸之費禕等皆忠亮之臣宮中之事事無大小請悉
以咨之亮尋以禕爲參軍允遷侍中統宿衛親兵凡獻
納之任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力

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
不聽後主益憚之

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

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常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
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求去允
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
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也乃命解驂禕等亦罷駕不
行其守正下士類如此延熙中守尚書令卒

字仲邈枝江人事

霍峻
先主仕至太守

先主襲劉璋峻留守葭萌城張魯遣楊帛誘峻求共守
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璋將向存等帥萬餘人
由閬水上攻圍峻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數百人伺其
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
先主定蜀嘉峻功以爲梓潼太守及卒先主率羣僚帛
祭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亮北駐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吏問洪何如洪曰裔天資明察長于治劇才識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則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于

事兩善

楊洪
字季休武陽人事
先主仕至太守

洪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諸葛亮問

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洪卽啟太子遣其親兵陳留鄭綽討元衆議謂元若不圍成都必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無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留綽但于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留綽承洪言果生獲元

洪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

李恢

字德昂建寧俞元人

事先主仕至太守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先主領益州牧遷恢爲別駕從事

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誰可代者恢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遂以恢爲之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雋雍闓跋扈于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軍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

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愈緩于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執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

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糴軍資于時費用不乏

蔣琬 字公炎零陵湘鄉人事先主仕至大司馬諡曰恭

琬弱冠知名以州書佐隨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常至廣都見琬沈醉衆事不理大怒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為尚書郎亮住漢中琬留府事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密表後事以付琬亮卒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衆望漸服

初琬辟健爲楊戲爲東曹掾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戲欲贊吾是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又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類此

琬以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不若乘水東下乃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會舊疾動未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于是遣尚書令費禕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剪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涼州邊塞之要進退有資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臣當帥軍爲維鎮繼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事先主
後主仕至開府謚敬侯

費禕

字文偉江夏鄆人事先主

後主仕至開府謚敬侯

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留益土與許叔龍董允齊名
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逢迎亮特
命禕同載

爲昭信校尉使吳諸葛恪等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
理以答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
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
爲司馬值魏延與楊儀相憎惡禕諫喻分別終亮之世
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爲後軍帥代蔣

琬爲尚書令。用者載國錄之。代出兵卒。爲軍。外。延熙中。魏曹爽軍次於興。執假禪節。率衆往禦之。來敏至。禪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禪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及至。爽引退。封成鄉侯。至。禪則。十一。年。出。住。漢。中。禪。雖。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十五年。命。禪。開。府。明。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禪歡飲沉醉。爲循手刃所害。

漢名臣言行錄卷七目

節烈 前漢

紀信

周苛

申屠嘉

石奮

汲黯

蘇武

金日磾

疏廣

朱雲

師丹

王章

梅福

王嘉

兩龔

鮑宣

琬爲尚書令。用者載國錄之。代出兵卒。欲發軍。輒外泄。延熙中。魏曹爽軍次於興。執假禪節。率衆往禦之。來敏至。禪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禪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及至。爽引退。封成鄉侯。至黃龍。則去。敏十一年。出住漢中。禪雖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十五年。命禪開府。明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禪歡飲沉醉。爲循手刃所害。

漢名臣言行錄卷七目

節烈 前漢

紀信

周苛

申屠嘉

石奮

汲黯

蘇武

金日磾

疏廣

朱雲

師丹

王章

梅福

王嘉

兩龔

鮑宣

公守滎陽項王見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
王燒殺紀信其後滎陽拔羽烹周苛而并殺縱公

出獄最亦出文于滎陽東門二千餘人盡甲裝其四面

帝也之其計歸沛日事曰豫突前當王瑞裝王所以開

高帝怒斬沛公秦謂以西爲難於沛博取沛意圖秦則

計於秦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

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

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

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

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沛

周苛

沛人昌之兄事高

帝爲客項羽烹之

苛自卒史與昌從沛公沛公以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
急漢王出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城欲令苛降苛罵曰
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之

申屠嘉 梁人事高帝惠帝文帝
帝景帝爲相諡節侯

嘉從高祖擊項籍遷隊率從擊黥布爲都尉
文帝時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
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乃以嘉爲丞相封故安侯
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
文帝嘗燕飲通家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
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通免冠徒跣謝

嘉坐自如貴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
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孝景二年黽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
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嘉所言不用錯為內史門東出
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垣也嘉聞之
欲奏請誅錯客語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
請誅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塋垣故冗官居其
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石奮

趙人事高帝文帝景帝以上

大夫祿歸老子石建石慶

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
願盡力于是以奮為中涓孝文時官太中大夫無文學
恭謹舉無與比

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
石君孝景季年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以歲時為朝臣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
請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內袒謝罪迺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所所如也唯謹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
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以爲不及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
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建
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

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滌以爲常建奏事于上
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上以
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
家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
孫咸孝然建最甚

建爲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字與尾當五今
乃四不足一將譴死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

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

祠元鼎五年爲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公卿議欲請徙於邊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告歸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疲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願歸丞相侯印避賢者路上報曰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自以爲得許掾史以爲見責甚深慶懼不知所出復起視事後三歲餘薨

汲黯

字長孺濮陽人事景帝

武帝仕至淮陽太守

黯以父任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內失火燒千餘家又使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黠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
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務在於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
文法

黠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焉然
任氣節內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傅伯爰盎之
爲人

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
黠見未嘗拜揖之帝方招文學儒者帝曰吾欲云云黠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帝怒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黠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縱
愛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滿三月終不愈莊助爲請告帝曰汲黯何如
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
之矣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宏燕見帝或
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帝嘗坐武帳黯前奏事
帝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黠于帝前責湯曰公爲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

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匈奴和親毋起兵公孫宏以儒貴張湯等數奏決讞以幸黯常面觸宏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囹以自為功宏湯心疾之

大將軍衛青既益尊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耶大將軍聞而愈賢之遇黯加於平日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

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從民贖馬黯曰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以縣次傳之何至罷中國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臣以為陛下得彼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以謝天下今縱不能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如邊關乎竊為陛下不取帝不

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黯坐法免官隱于田園者數年召爲淮陽太守黯泣曰
臣自以爲填溝壑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詔君矣願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黯旣辭過太行李息曰
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
拒諫詐足以飾非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
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俱戮矣息

畏湯不敢言黯治淮陽政清後湯敗帝聞黯與息言抵
息罪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 事武帝 昭帝 宣帝 仕至典屬國 年八十餘卒

武以父任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匈奴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夫行也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虞常在

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事敗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詞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

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爲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于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

漢書卷之七
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羴羴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阨

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

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

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自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且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乃獨爲異域人壹

別長絕陵起舞歌歌罷泣數行下因與武決凡隨武還者九人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宣帝立以武著節老臣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與武凡十一人

日磾

金日磾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事武帝昭帝仕至車騎將軍封柁侯諡敬

元狩中昆邪休屠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官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帝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帝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帝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

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之帝聞愈厚焉
 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
 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
 泣然後廼去
 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
 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
 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帝大怒日磾具言所以
 殺弄兒狀上甚哀之益心敬日磾
 莽何羅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

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武
 帝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
 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衰白刃從東廂上見日
 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
 傳曰莽何羅反帝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
 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繇是著忠孝節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
 帝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奇異之及帝
 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

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稅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卒

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事宣帝仕至太子

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仕至太子少傅

廣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

皇太子立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

受好禮恭敬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懽悅頃之拜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太子宮受世誦德及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

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旣歸田里日與故舊相娛樂居歲餘廣所愛信者請立產業基趾爲子孫計廣曰我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共衣食今益之以贏餘但教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人之怨也於是皆悅服

漢大司馬李廣人少悲壯志氣奮發
少時嘗出獵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其羊出羣公羊羣中其羊共食令

朱雲

字游魯人事元帝成帝仕爲槐里令

以毀石顯下獄減死廢錮終於家

少通輕俠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

元帝時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廼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以爲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雲素好勇而嘉猥稱雲

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其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敢與抗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絲是爲博士

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雲獄

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帝問丞相以雲治行元成言雲暴虐無狀並劾咸交通雲因下咸獄
咸帝時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尸位素餐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于是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叩頭流血帝意解然後得

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
不復仕
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
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
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
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
十餘卒于家

師丹

字仲公瑯邪東武人
事元帝

或帝哀帝仕至司空諡節侯

丹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建始中補博士爲東平王
太傅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
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

定陶王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時爲大司
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多欲有所匡
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上書言成帝深見天命燭知
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
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

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
陛下之意宜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
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書數十上言多切
直

哀帝卽位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
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
皇之意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
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
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
而陰陽順其節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

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
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孝成帝聖恩
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
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
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
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
丹由是沒不合上意

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
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
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

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不敬遂策免丹唐林上疏曰竊見免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平帝卽位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關內侯師丹端誠于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而丹

功賞未加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封丹爲義陽侯

TEMPO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章

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事元帝。成

帝。仕至京兆尹。上封事。下獄死。

章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

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
顯。爲顯所陷。成。滅死。髡章。免官。

成帝立徵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
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
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蝕。
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
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死獄中。

漢書王莽傳卷七
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寤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與寃紀之

梅福

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事成帝王莽執政棄妻子而去

福少學長安明尚書漢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王鳳專執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

與上爭衡也士者國家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恐身塗艸野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

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諱朝廷尤甚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元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且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王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邱般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

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爲殷紹嘉公
扁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扁一朝
棄妻子去九江其後人有見扁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
市門卒云

王嘉 字公仲平陵人事成帝哀
帝爲相下獄死追諡忠侯

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
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
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
三年爲丞相封新甫侯

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
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
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

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孝文時吏居
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
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
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
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
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
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
守相威權素奪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貴難危乃能使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
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
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爲
諫大夫遣之今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預畜養可成就
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
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宏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
又與后舅伍宏謀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更二千石

是時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
因東平事以封賢上于是定躬罷告東平本章掇去宋
宏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
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宴
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
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至今流言未解
陛下仁恩于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
然恐大失衆心上感其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高安侯
罷方陽侯窮宜陵侯其後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極

言上寵賢太過致賢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
嘉幸得備位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
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罷臣鄧通韓嫣驕貴遂豫卒陷
罪辜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
以節賢罷全安其命于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
勝會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
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
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
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

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臣嘗爲之寒
心臣驕侵罔陰賜失節氣感相動善及身體陛下寢疾
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
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
無窮哉

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寃獄有飾詞奏欲傳
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
可許天子以相等操持兩心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詔
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
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

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
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
等罪惡著聞今又稱譽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
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召嘉詣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
泣共和藥進嘉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
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
女子耶何爲咀藥而死遂出拜受詔乘小車詣廷尉上
聞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稍侵
辱之嘉仰天歎曰幸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
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

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

兩龔

勝字君賓舍字君倩皆楚人事哀帝舍仕至光祿大夫不就卒于家勝爲扶風守還給事中王莽徵之不食死二人相友善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

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楚王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則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

哀帝自爲定陶王已聞勝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

盤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
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臣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秦奢刑法太深賦歛太重
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
餘遷丞相司直士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
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

勝言董賢亂制度由是逆上指後與博士夏侯常爭言
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
幸得給事中與論議相非恨疾言辯訟皆不敬貶秩勝

謝罪乞骸骨

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
王莽秉政勝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
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于是王莽白遣勝漢皆如
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勝漢遂歸老于鄉里
舍以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哀帝
遣使者卽楚拜爲泰山太守舍居家在武原使者至縣
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
縣官遂于家受詔便道之官數月上書乞骸骨拜爲光
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肯起乃遣歸

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卒王莽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葬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葬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士之封雖病疾宜動移

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自使者語勝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歛喪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使者太守臨歛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事哀帝
平帝爲司隸後坐繫獄死

宣好學明經舉孝廉爲郎大司空何武除爲西曹掾甚
敬重焉薦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免歸數月復徵爲
諫大夫

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傅喜始執正議
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竝進董賢貴幸宣以諫
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牽
引所私以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窮困百姓是以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餓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請寄爲好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

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萬數使奴從賓客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列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

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臣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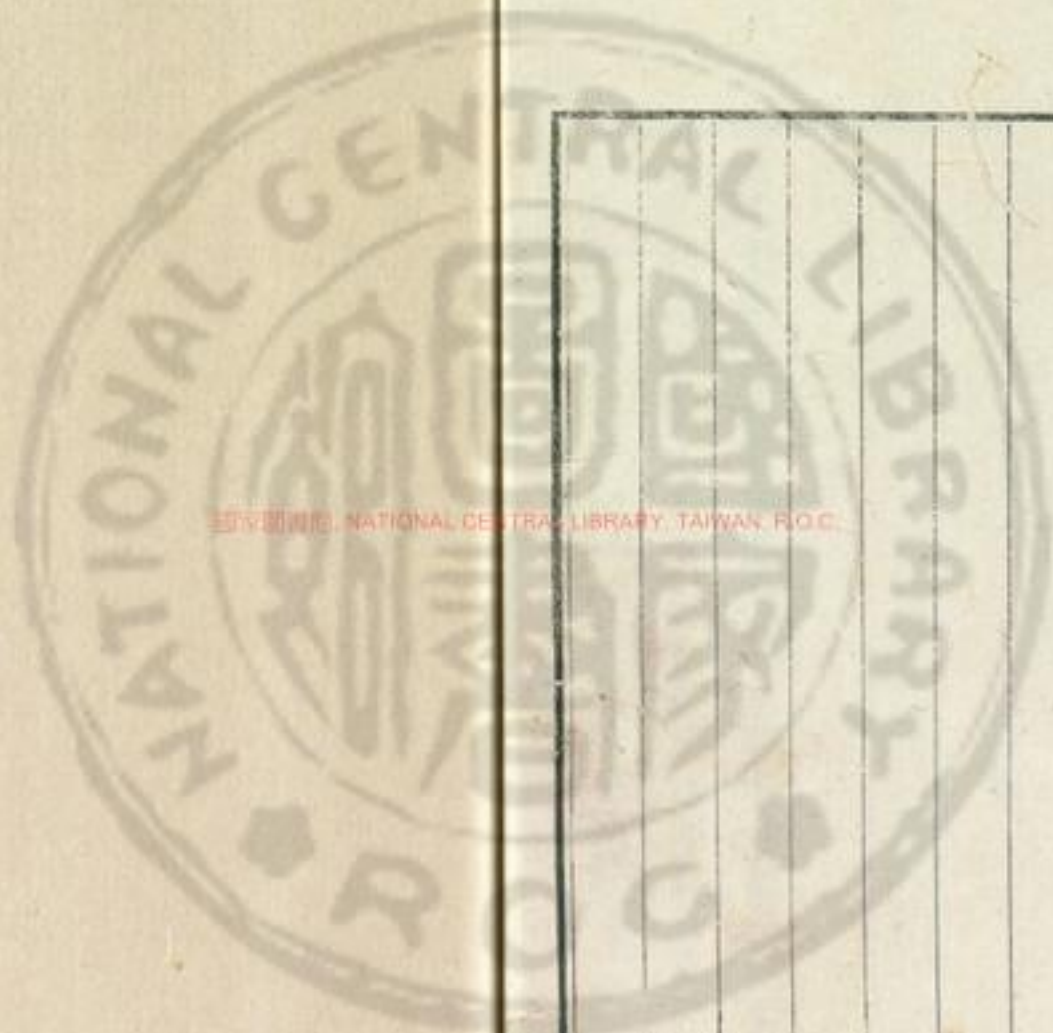
郡國地震民訛言明年正月朔日蝕帝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

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蜺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並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

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納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帝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平帝卽位王莽秉政

陰有篡國之心乃鳳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與與宣女壻許緡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海峽群島銀行
卷十

三

4/13
漢名臣言行錄卷八目

節烈 後漢上

申屠剛

孔奮

嚴光

廉范

鄭衆

范式

朱暉

梁鴻

何敞

徐穉

王堂

楊震

虞詡

李固

杜喬

皇甫規

朱穆

漢名臣言行錄卷八

高郵夏之芳鈞莊甫輯

申屠剛 字巨卿扶風茂林人

事世祖仕至尚書令

剛質性方直嘗慕史鮪汲黯之爲人王莽專政隔絕帝
外家剛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者承天
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
親陛下宜昭然覺悟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
衛以防未然之符書奏莽不悅罷歸田里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恭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上應天心下醜人望爲國立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豈不納

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德樂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

何如哉囂不納剛到拜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朝乘輿輪帝遂爲止

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率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

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仕

孔奮

至武都太守卒於家

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守姑臧長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益徒苦辛耳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等衆咸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一無所受

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

奮追之急賊乃執奮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一子終不願望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爲用命又率厲氏豪齊鍾留等令要遮賊氏人多便習山谷與奮表裏賊益窘急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卒禽滅賊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爲武都太守

字子陵一名遵

嚴光

會稽餘姚人

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爲光乃備安車元纒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乃不答乃投札與之曰投日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說阿諛願旨要領絕霸得書

漢名臣言行錄 卷八
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
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熱視曰昔唐堯著德巢
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
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

上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
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
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
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
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廉范

字叔度京兆杜陵

人仕至蜀郡太守

范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
郡太守張穆范祖丹之故吏也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
客步負喪歸葭萌船觸石沒范抱棺俱沉衆傷其義鈞
求療救僅免于死穆聞復馳使持前資追范范卒固辭
歸葬

隴西太守鄒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
知事詭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
恨之范變名姓爲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衛

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類范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阨督亂耶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往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

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之范叩頭曰臣愚憊以爲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解問曰卿廉頗後耶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

舉茂才遷雲中太守匈奴入塞范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

中葺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繻今五絀

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掾嚴麟奉章弔國所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世服其好義卒于家

隨衆還朝議將復遣衆報之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
拜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
對氊裘獨拜帝不聽衆遂行于道連上書固爭之詔切
責衆追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
于爭禮之狀皆言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爲軍
司馬建初六年拜大司農是時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
不可詔數切責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

范式

一名汜字巨卿山陽金鄉

人仕至廬江太守卒于官

式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
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
孺子焉迺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
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巨
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爲郡功曹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
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

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適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適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

墳樹然後適去

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適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拊哭以爲死友適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

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適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

漢名臣言行錄 卷八
語及平生嵩曰侯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
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
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

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事世

祖明帝章帝仕至僕射

暉早孤有氣節年十三與外氏家屬避王莽亂道遇羣
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衆皆惶迫伏地暉拔劍前
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
見其小壯其志捨之而去

世祖卽位召暉拜爲郎以病去卒業于太學性矜嚴進
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

新陽侯陰就賢之自往候之暉避不見遣丞致禮閉門
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遷臨淮大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于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諸朱生暉以堪先達未敢對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厚賑贍之暉子怪而問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

爲尚書僕射時尚書張林議復武帝均輸法暉據言不可事遂寢後陳事者復述林議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奏非所當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因稱病篤不肯署議尚書令以下皆爲惶怖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幾密當以死報奈何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耶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卒寢其事

禍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
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
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
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咏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
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婦

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
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疾
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贏博之間不歸鄉
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墓地于吳
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Blank space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 事肅宗仕至中郎將

敞性公正趨舍不合時務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
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深敬重之
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
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有
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
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
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肅宗崩

賈氏專政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敞奏記由曰明公

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已以辭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子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資過度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由不能用

拜尚書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

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勸言之深至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舉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

消上不欲令皇太后捐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

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

懇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徐穉 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

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
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

尚書令陳蕃等薦處士豫章徐穉等德行純備可登三
事桓帝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闓韋著
誰為先後蕃對曰闓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
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
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
容輕騎追之及于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
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
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
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
穉會卒

王堂

字敬伯廣漢邠人

安帝仕至汝南太守

堂舉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西羌寇巴郡連討不克
三府舉堂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獲千餘級巴庸
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
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于堂堂不爲
用掾吏因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
守之卽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京等
誅堂以守正見稱

拜魯相政存簡一數年無詞訟

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乃教掾吏曰古人勞于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緝于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初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

楊震

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事安

帝仕至太尉被譖飲醜卒

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始仕州郡鄧鸞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遷太常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翕然稱之

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略震上疏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

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震復上疏不省

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子震震不從寶大恨而去皇后兄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臣見徒材木各起家舍震復上疏切至帝不平之而樊豐等

漢名臣言行錄 卷八
皆側目憤怨俱以名儒未敢加害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震復上疏救之曰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大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酢而卒

順帝卽位樊豐等誅死震門生詣闕追訟震事乃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人爲立石烏象於其墓所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爲侍中對靈帝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詡恐棄之非計修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勩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從詡議

朝歌賊甯季等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南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詩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

之郊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有所拘閣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殺之又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縋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駭散咸稱神明

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遮于陳倉嶠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

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謝曰羌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彼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詔令軍中使強努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並兵急攻詔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

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緩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于前詔又東臨漢水之陽不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無辜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
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以尸諫耳帝省其奏
乃為免司空陶敦

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托受取詔輒案之屢寢不
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書奏防流涕訴帝宦者孫
程張賢等知詔以忠得罪乃奏防徒邊黜防黨

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譴罰者輸贖城
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奏除之
詔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威遂九見譴考三遭
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

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
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
於天也

淳風不宜薄俗未革孝安皇帝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今
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至于裂土開國
實乖舊典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
時今梁氏戚爲椒房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詔書所以禁侍中尚
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
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雖
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
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
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

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
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
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
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
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
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
其禍敗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
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
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順帝覽其對卽出阿母還

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俟射黃瓊救之

出爲雒令棄官居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固欲令先正風化退辭高滿商不能用

荆州盜賊起以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赦寇盜前覺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遷將作大匠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

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嚴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悵然爲時惜之今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舊任三府選合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

固乃與廷尉左雄上書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
署置可歸有司帝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
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復與劉宣
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侵害百姓又宜止繁
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于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
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
獄

沖帝卽位以固爲太尉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
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察周霍之立文宣戒
鄧閹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爲
質帝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
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威望遂平而梁冀猥專
每相忌疾

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遂
共作飛章誣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表舉薦達例皆門
徒大行在殯違矯舊制事合誅辟太后不聽冀忌帝聰
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
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
戒先與冀書曰將軍憂存社稷今當立帝悠悠萬事惟
此爲大冀得書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

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廣戒憚憚皆曰惟大將軍令固獨與喬守本議冀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下固獄太后赦焉

冀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

固死冀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遂守喪不去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斂歸葬

杜喬

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事順帝冲帝

質帝桓帝與李固同死於梁冀

喬少為諸生舉孝廉漢安元年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

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畧曰陛下龍飛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絨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書奏不

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
冀借觀喬不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太尉桓帝納梁冀妹
冀欲令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
爲尚書喬以官職罪明著不用因此日忤于冀

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
撓由是朝野瞻望後以地震免

清河王蒜事起冀遂逮喬案罪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
繫戶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戶
喪積十二日都官執之以問太后義而不罪匡于是帶
鉄鎖詣闕上書並乞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
還家葬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large seal.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事桓帝靈帝仕至護羌校尉

西羌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在布衣見賢不卹軍士審其必敗迺上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與羌交戰賊遂退却

羌衆攻隴朝廷患之規乃上書求乞自效曰羌戎隴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如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此可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兩營

二郡屯列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
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帝不能
用

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
王政後遭奸僞威分近習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
餘網維多所改正今大將軍冀爲社稷之鎮實宜增修
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
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
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冀忿其刺已以規爲
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

以詩易教授門徒

太山賊侵亂郡縣特拜規太山太守到官廣設方畧寇
盜悉平

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乃上
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
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
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
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至冬
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之先零諸種羌
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

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先是涼州諸牧守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

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中外並怨遂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請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次及李翁張稟旋師南征又奏郭閔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

財則家無儋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謹上微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吏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徵拜度遼將軍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臣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

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耶及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先自上言臣前薦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卒不問時人以規爲賢

規以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任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旣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遽起衣不及帶徒履而迎接符手還入同坐極歡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爲宏農太守時漢陽趙壹道經宏農過候規門者不卽通遂遁去門吏以自規聞壹名大驚乃遣主簿追書謝曰蹉跎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懷今且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且惟君明獻平其夙心事在惇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何福如之壹荅書不顧而去其好善下賢如此

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
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
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
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
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多非其人九卿亦有乖
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嵩樂巴等冀擢用之

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
時年五十迺奉書稱弟子康沒喪之如師

常感時澆薄慕尚惇篤作崇厚論其畧曰道者以天下
爲一故行違于道則愧生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

負結于義非憚禮也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
又薄于此乎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
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仲尼不失舊于原壤
楚嚴不忍章于絕纓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
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凡此之類豈徒乖
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務進者趨
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知不接愚富不賑
貧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
子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矣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

作

梁冀驕暴不悅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貴積招禍復
奏記諫言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
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吏
無所依托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近清一冀
不納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寤

爲冀州刺史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
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瑱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
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
千人上書訟穆帝乃赦之

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廳事上穆留版書

漢名臣言行錄卷九目

節烈 後漢下

黃憲 姜肱 楊秉

韓康 許劭 劉陶

陳蕃 李膺 范滂

郭太 竇武 王允

陸康 申屠蟠 楊賜

楊彪 种拂 种劭

傅燮 黃琬 孔融

王烈 臧洪

漢名臣言行錄卷九
梁冀驕暴不悅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貴積招禍復
奏記諫言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
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吏
無所依托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近清一冀
不納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寤

爲冀州刺史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
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瑱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
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
千人上書訟穆帝乃赦之

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廳事上穆留版書

漢名臣言行錄卷九目

節烈 後漢下

黃憲

姜肱

楊秉

韓康

許劭

劉陶

陳蕃

李膺

范滂

郭太

竇武

王允

陸康

申屠蟠

楊賜

楊彪

种拂

种劭

傅燮

黃琬

孔融

王烈

臧洪

黃憲
字叔度汝南慎陽人

漢名臣言行錄卷九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黃憲

字叔度汝

南慎陽人

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日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憲曰不見也問其姓名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

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
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舉孝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而還天下號曰徵君

姜肱 字伯淮彭城廣戚人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不忍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之

桓帝時與徐穉俱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徵肱

為太守肱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
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闕豈夫何為哉乃隱身
遞命遠浮海濱賣卜給食及卒弟子劉操追慕肱德共
刊石頌之

漢名臣言行錄 卷九 楊秉 字叔節 震中子 事桓帝 仕至太尉

楊秉 字叔節震中子事

桓帝仕至太尉

秉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拜侍御史頻出為
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
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桓帝即位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府舍是日大風拔樹
晝昏秉為侍中尚書因上疏諫曰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遊侍衛守空宮綬
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
及帝不納

拜光祿大夫梁冀用權秉稱病遷太常白馬令李雲以
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徵爲太尉是時宦官方
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
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
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恚四方愁毒可
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帝從之于是秉條奏牧守以
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
藏空虛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
復留拜者

南巡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
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詔除乃止

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賊罪暴虐一州秉
劾奏參徵詣廷尉參惶恐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
瑗曰按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肆其凶忿宜急屏斥書奏尚書召對
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
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漢世故
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

官而削瑗國。朝廷有過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常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卒賜塋陪陵

韓康 字伯休京兆霸林人

康家世著姓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避入霸陵山中

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與之因遂逃遁以壽終

吳之國族蓋以許恭

許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岐嶷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迺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許劭 字子將汝南平輿人

劭少岐嶷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迺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邱道廣廣則

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
曹操微時常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迺伺隙
脅劭劭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
劭邑人李遠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
兄靖不睦時議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
党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劭避地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
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
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劭兄虔
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劉陶

字子奇潁川潁陰人事桓帝靈帝
仕至諫議大夫宦官譏之下獄死

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富貴不苟
合貧賤不易意

梁冀專朝連歲灾荒陶時游太學上疏曰天之與帝帝
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
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于肌膚震食不即損于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
民死者悲于窳窳生者戚于朝野臣聞危非仁不扶亂
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校尉李膺皆

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摧破姦黨掃清萬里
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威揚朔北實中興良佐宜還本
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上
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比年以來良苗盡
于蝗螟杆柚空于公私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利盡爭競造鑄之端于
是乎生一人鑄之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猶不足無厭之求也今地不得耕民眾無所食羣小乘
國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攘臂遠呼愁怨之民

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帝竟不鑄

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募吏民有力勇者不拘亡
命奸賊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於是覆案奸軌所發若
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
復來安此下民

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
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張角偽托大道妖惑小民陶上書曰聖王以天下耳目
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宜下明
詔重募角等帝不悟明年角反思陶言封中陵鄉侯

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千萬陶旣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之

拜諫議大夫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于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爲草遂閉氣而死

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時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事桓帝靈

帝仕至太傅死于宦官之難

蕃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初舉孝廉除郎中遭母喪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太尉李固表薦拜議郎遷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

漢名臣言行錄 卷九
去則懸之

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屬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

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

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政在失和侵暴百姓者卽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

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

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曰高祖之約非功不侯今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記其功至乃一

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帝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

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極諫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大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李膺帝不許

中常侍蘇康管霸等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劉祐馮緄李

膺皆以忤旨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膺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蕃與劉矩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矩茂不敢復言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

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致抵罪以蕃名臣不敢害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詞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李膺杜密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異君人者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何況髡無罪殺無辜乎天之于漢愼愼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帝諱其言切策免之

竇太后臨朝以蕃爲太傅時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

官托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靈帝卽位太后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辭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竟不受封

竇后委用蕃蕃與竇后父竇武同心盡力微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太后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有謀蕃乃上疏曰今京師鴛鴦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等

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因與竇武謀之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并拔刀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太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叛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收蕃送黃門獄黃門從官騶蹋踈蕃曰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卽日害之徙其家屬于北境

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事桓帝靈

帝仕至司隸黨禍起死于獄

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實爲師友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轉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朝廷舉能理劇

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賊甚憚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

漢名臣言行錄 卷九
所羞苟爽常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徵爲度遼將軍膺到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塞下自是威振遠域

拜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膺與馮緄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表其忠節錄其功勳乃悉免其刑

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

厲威嚴逃還京師匿于讓第舍蔽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讓訴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願也帝遣出之自此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下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膺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

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于膺苟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賂曰方今天地蒙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陳蕃爲太傅與竇武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

范滂

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事

桓帝靈帝坐罹黨禍死

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適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污望風解印綬去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耶蕃迺謝焉

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或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視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

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及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迺止郡中迺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李修誣言鈞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迺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

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迺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于傍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謂而

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聞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戚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

流涕時年三十三

漢名目言行錄

卷九

郭太
字林宗太
原介休人

泰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太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
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通墳籍善談論
美音制

游洛陽後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友善於是名震京
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
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對曰吾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于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

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騰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年四十一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愬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竇武 字游平扶風平陵人事桓帝靈
帝仕至大將軍死于宦官之亂

武少以經行著稱教授大澤中不交時貴名顯關西
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
衣食裁充足而已

武兄子紹爲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數切戒厲不悟乃
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
遵節大小莫敢違犯

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武上書切諫其畧
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

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臣恐二世之難
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
議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誣枉忠良天下寒
心海內失望書奏因以病上還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
詔原李膺杜密等諸獄繫囚罪輕者出之
靈帝卽位拜大將軍常居禁中更封閹喜侯武旣輔朝
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陳蕃亦素有謀事敗自殺

王允

字子師太原祁人事靈帝獻

帝仕至司徒死于李郭之難

允少好大節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郭
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三公並辟
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

拜豫州刺史討擊黃巾大破之受降數十萬于賊中得
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以姦狀聞讓懷
忿以事中允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
被捕司徒楊賜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

何進謀誅宦官召允與謀獻帝卽位爲司徒及董卓遷

漢書目錄卷九
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既至
長安皆分別條上又奏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
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矯情屈意每相
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臣主內外莫
不倚恃焉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黃琬鄭公業謀迺潛
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刺之

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圖之卓旣滅自謂無
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
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
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
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招允去之允曰朝廷幼小
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傕收允殺之

漢書卷之九十一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靈帝獻帝時至將軍城陷發病卒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靈帝獻帝時至將軍城陷發病卒

康少仕郡以義烈稱舉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長更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悉罷遣以恩信爲治百姓大悅寇盜亦息靈帝欲鑄銅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康上書曰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蠶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哉書奏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免歸田里

漢書卷之九十一

陸康一

漢名臣言行錄 卷九
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
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
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卽位康蒙險遣孝
廉計吏奉貢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
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術叛
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
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
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卒

申屠蟠 字子龍陳
留外黃人

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
輒三日不食同郡緜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
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十五進諫曰
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
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玉得減
死論

蟠家貧備爲漆工同郡蔡邕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

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受投傳于地而去

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一年滂等果罹黨網

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至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

董卓廢立蟠及韓融等十四人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勸之蟠笑而不應後融等爲卓所脅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

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嘉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爲司徒時朝廷受爵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游幸外苑賜上疏曰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政事日墮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御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版之恩慎貫魚之次臣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
拜光祿大夫有虹蜺降於嘉德殿前帝使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曰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

生不正之象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搢紳之徒棄捐溝壑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惟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奏甚忤曹節等

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現苑賜復上疏諫曰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非若保赤子之義書奏帝欲止以問任芝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圃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于政也遂築苑

復爲司空其月卒帝素服輟朝三日贈東園梓器衾服賜錢給喪葬甚厚并勅公卿以下會葬

李淮郭汜之亂彪爲太尉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于害書袁術僭亂曹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孔融救之操不得已遂理出彪魏魏文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年八十四卒于家

种拂 字穎伯嵩之子事靈帝
死于李郭之亂

爲司隸從事乃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爲太常李催郭汜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賊兵刃向宮闕去欲何之遂戰死

種劭

字申甫拂之子報

李郭之仇而見害

劭少知名爲諫議大夫何進將誅宦官召董卓至澠池進更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劭因譬令還軍卓使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詞屈乃還軍

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不之職服終徵辟不就曰吾父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劉範馬宇等共攻灌汜以報其仇兵敗俱死

傅燮

本字幼起北地靈州人慕南容三復白圭

易字南容事靈帝仕至太守謚壯節侯

變身長八尺有威容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曰臣聞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于六州釁發蕭牆禍延四海臣到穎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治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陛下宜思虞舜四

漢名臣言行錄 卷九
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由孝子之事父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訢譖之靈帝猶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拜議郎會西羌反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與使卿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土此社稷之深憂帝從變議

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將軍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謂變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爲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里榮之

變善郵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

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奸利士人怨之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等變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今率之越大隴之阻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

時北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變子幹年十三知變素剛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之變慨然而歎呼幹曰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且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

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進兵戰歿

黃琬 瓊之孫事靈帝獻帝仕終司隸校尉封關內侯死于李郭之難

琬少而辯慧瓊爲魏郡太守上日食狀詔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對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卽以其言應詔甚奇愛之

爲五官中郎將與陳蕃同心顯用志士權富子弟因中傷之廢居二十載後出牧豫州時寇賊陸梁州境凋殘琬討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獻帝朝拜太尉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時人懼琬及害固諫之琬曰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

琬竟坐免卓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王允同謀誅
董卓及卓將李傕郭汜破長安收琬下獄死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事

靈帝獻帝仕至少府曹操殺之

融幼有異才年十歲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
居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自融欲
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
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
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
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曰夫人
小而聰子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
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

性好學博涉多聞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
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襄有舊亡抵于襄不遇時
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
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
并收襄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
當坐之襄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
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襄焉融由
是顯名

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
舉中官親族尙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
惡言無阿撝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
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
之遣劔客追殺融客有言于進曰孔文學有重名將軍
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
可以示廣于天下進乃辟融爲侍御史

辟司空掾拜中軍侯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
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乃出爲北海相融到
郡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康成彭璠
邴原等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遊
士有死亡者皆爲具棺而歛葬之黃巾賊來侵暴融乃

出屯都昌爲賊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卽救之賊乃走

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

獻帝都許徵融爲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至淮南袁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曰日磾

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從之時論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斬朝涉之歷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

紂也不能止人爲非適足絕人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雖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卒不改

荆州牧劉表多行僭僞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又上疏曰劉表罪不容誅若形之四方是使跋洋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曹操討烏桓融嘲之曰大將軍遠征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飢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既見操雄詐漸著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玉璣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

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于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操既

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罪遂令祭酒路粹枉奏融曰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與白衣禰衡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奇物餅中出則離矣旣而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世妻子皆被誅

融被收二子方奕碁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樂毀而卵不破乎京兆人脂習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將收殺之後得救出魏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又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王烈 字彥方
太原人

烈少師事陳實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
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
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
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
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迺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
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
若此

遭黃中董卓之亂遁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
度欲以爲長吏烈迺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
遣徵不至

臧洪 字子源廣
陵射陽人

洪年十五以父旻討妖賊許昭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舉孝廉補郎中長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
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誅之超乃與諸牧守大會酸
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
迺攝衣升壇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
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竭衆散超迺遣
洪與劉虞共謀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于袁紹袁
紹奇之與結友好

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于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聞超圍廼徒跣號泣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洪答曰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篆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何圖築室反耕哉足下譏吾身死而名滅僕

亦笑子之死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度不免謂吏士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今日服未洪瞋目曰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且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

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

漢名臣言行錄 卷九
破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仁義豈有
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賊洪同
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
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日

節烈 蜀漢

關羽

張飛

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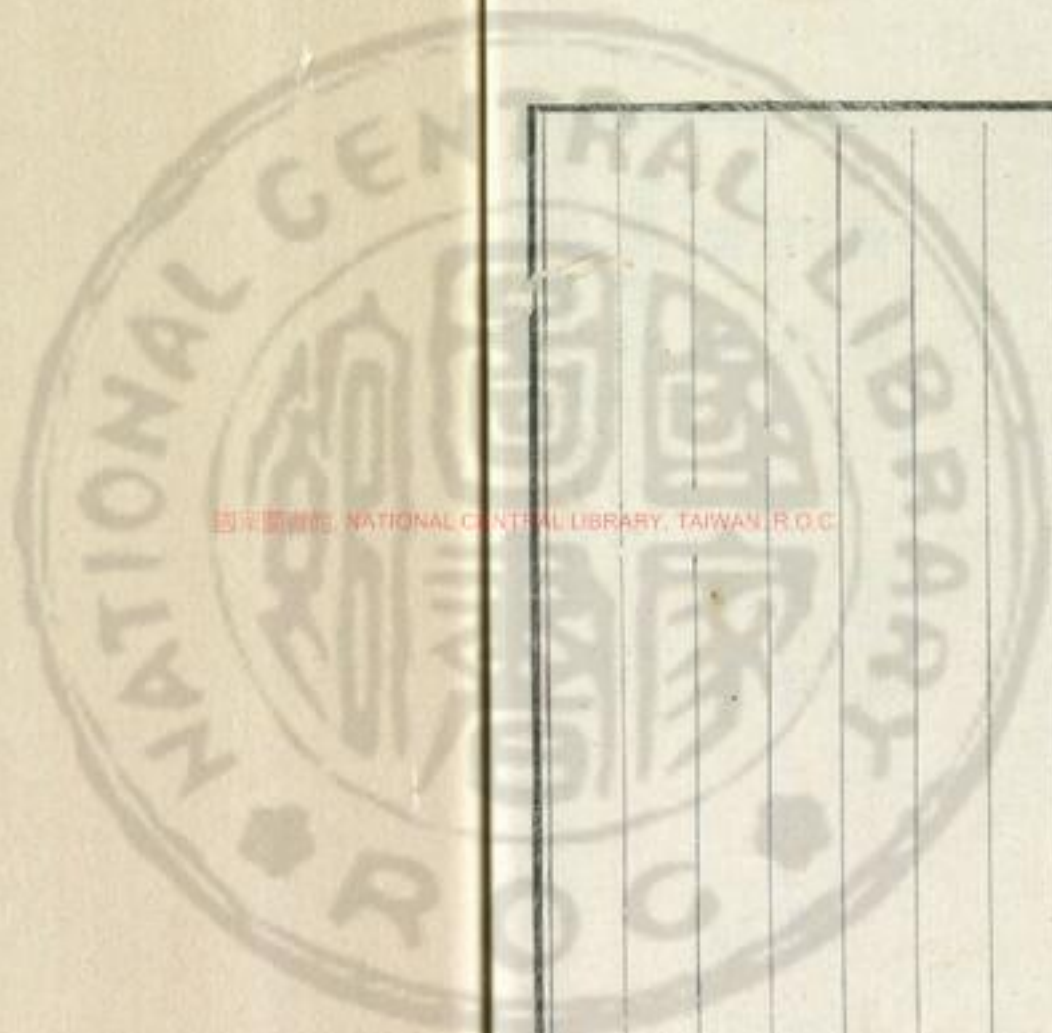
許靖

張裔

費詩

張嶷

諸葛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室書目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關羽 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
人事先主封侯死於吳

羽僑寓涿郡昭烈合徒眾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寢則同
牀恩若兄弟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守下邳城曹操東下禽以歸拜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
遣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操使羽為先鋒望見良麾蓋策
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送 卍白馬圍操即表封
羽漢壽亭侯

4/3

漢名臣言行錄

卷十

關羽一

038592-6

038592 v.6

漢書曰言行卷之十一
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使張遼問羽羽
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
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
良拜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
勿追也

操定荊州昭烈將南渡江別追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
操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
夏口昭烈收江南以羽爲盪寇將軍

昭烈西定益州拜羽都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
諸葛亮問超人才誰比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

人當與益德並驅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省書大
悅

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
溢禁所督七軍皆沒遂降龐德力戰不屈羽禽斬之威
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策遣人
勸權躡其後許劭江南以封權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
子求羽女羽罵辱其使又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
于是權陰誘芳仁降而操遣徐晃救曹仁權已據江陵
盡虜羽士衆羽軍遂散獲羽及其子平于臨沮害之

張飛

字益德涿郡人事先主

封侯諡桓死于帳下兵

當陽之敗曹操追兵幾及昭烈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
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敢近者先主既定江南封飛新亭侯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流而上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獲璋將嚴顏飛曰何以不降顏曰我州
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飛雄猛亞於關羽魏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
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昭

烈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
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率兵自閬中
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吳孫
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趙雲

字子龍常山真定人

事先祖追諡順平侯

雲爲昭烈主騎曹操追昭烈至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
時有言雲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擽之曰子龍不棄我
走也頃之雲至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免難遷牙門將
軍

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
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先主西征遣舟
迎妹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
主還

益州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歸之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從之

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之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猝與操遇為其先鋒所擊雲還營開門擐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以戎弩自後射之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明且昭烈至雲營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

中號為虎威將軍

孫權襲荊州先主欲討之雲諫曰且先滅魏則吳自服當因眾心早圖關中以討凶逆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

建興中隨諸葛亮駐漢中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眾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敗鎮軍將軍後卒雲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臨陣戰死

許靖字文休平輿人
 少與從弟劭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汝南
 太守劉翹舉靖計察孝廉除為尚書郎典選舉董卓秉
 政以周忠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
 穢濁顯校幽滯進用苟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
 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兖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孔
 伉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靖補御史中丞馥
 等到官各舉兵向京都誅卓卓怒斬忠靖懼誅以吳郡
 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往依焉

許靖

字文休平輿人

事先主為太傅

靖少與從弟劭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汝南
 太守劉翹舉靖計察孝廉除為尚書郎典選舉董卓秉
 政以周忠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
 穢濁顯校幽滯進用苟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
 韓馥為冀州牧劉岱為兖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孔
 伉為豫州刺史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靖補御史中丞馥
 等到官各舉兵向京都誅卓卓怒斬忠靖懼誅以吳郡
 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往依焉

孫策東渡江走交州以避難袁徽寄荀彧以書曰許文
休英才偉士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
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
皆有效事張翔使交部乘勢募靖靖與曹操書曰驚怯
偷生自竄蠻陌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漂薄風波絕糧茹
草欲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益州
復有峻防仰瞻光靈何由假翼自致哉足下扶危持傾
爲國柱石五侯九伯制御在手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
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重責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
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

歸於執事願君勉之

劉琦使使招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宋仲子與蜀郡太守
王商書曰文休儻瑰偉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
南

先主克蜀爲漢中王以靖爲太傅靖雖年踰七十愛樂
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張裔
字君嗣成都人

先主住至將軍

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謂裔幹理敏捷是鍾
元常之倫

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雍闓趙超不賓假鬼教曰張府
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寔蠱不足殺令縛與吳會鄒芝
使吳從權請裔裔至吳數年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引
見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迥爾裔
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權曰君還用
事西朝終不作田父于閭里何以報我對曰裔若得全

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悅有器裔之色。裔悔不能陽愚。卽就船倍道兼行。權追之不及。卓以漢文子衣。向溫。麻。成。貴。土。風。谷。西。爾。諸葛亮以爲參軍。亮出駐漢中。裔領留府長史。常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愈忘其身者也。思不發。弟。泉。蔡。曰。泉。蔡。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己母。恭之子息長大。爲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

費詩 字公舉。南安人。事先王仕至諫議大夫。

詩劉璋時爲綿竹令。舉城降先主。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蕭曹與高祖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羽感悟。卽受拜。

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逼主篡位。故糾合士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

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臣實不爲陛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

張嶷

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

事先主，仕至將軍，戰死。

嶷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山寇攻縣，縣長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諸葛亮北住漢中，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掠吏民。嶷以都尉討之，詐與和親，置酒酒酣，因斬慕等。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

日問至果然

初越嶲郡自亮討高定之後數反殺太守龔祿魚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嶲太守嶷之郡誘以恩信蠻夷降附

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捍諸種畏服詐遣所親二人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遂合謀殺渠死諸種皆安

嶷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荏臺登界水三縣舊出鹽

鐵及漆久爲夷敵占據嶷使壯士數十收致撻而殺之種類咸面縛謝過

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或追至蜀郡界其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

嶷疾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股疾不能在行中嶷自乞致身敵廷臨發辭後主曰臣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爲之流

涕

拜蓋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後與魏將徐質交鋒臨陣墮身越雋民夷聞變死悲泣爲之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字思遠亮之子

諸葛瞻

事後主戰死

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

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共平尚書事

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自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使降瞻怒斬其死遂戰大敗臨陣死其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亦馳赴魏軍而死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一目錄
儒林前漢
田何
董仲舒
伏勝
王式
毛萇
文翁
韋賢
王褒
丁寬
施讐
歐陽生
韓嬰
司馬遷
韋元成
劉向
劉德
孟喜
申培
后蒼
嚴彭祖
孔安國
夏侯勝
匡衡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一目錄

儒林前漢

田何

董仲舒

伏勝

王式

毛萇

文翁

韋賢

王褒

丁寬

施讐

歐陽生

韓嬰

司馬遷

韋元成

劉向

劉德

孟喜

申培

后蒼

嚴彭祖

孔安國

夏侯勝

匡衡

漢名臣言行錄 卷十一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一目錄
儒林前漢
田何
董仲舒
伏勝
王式
毛萇
文翁
韋賢
王褒
劉向
匡衡
丁寬
施讐
歐陽生
韓嬰
司馬遷
韋元成
劉向
劉德
孟喜
申培
后蒼
嚴彭祖
孔安國
夏侯勝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一目錄

儒林前漢

田何 丁寬 劉德

董仲舒 施讐 孟喜

伏勝 歐陽生 申培

王式 韓固 后蒼

毛萇 韓嬰 嚴彭祖

文翁 司馬遷 孔安國

韋賢 韋元成 夏侯勝

王褒 劉向 匡衡

戴聖

章復

文倫

手英

王英

田何

董仲舒

田何

戴聖

章復

文倫

手英

王英

田何

董仲舒

田何

田何

田何

田何

田何

田何

田何

田何

田何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田何 字子裝

齊人

何受易于東武孫虞子乘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漢興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

丁寬 字子襄 梁人主

寬初為梁項生從者隨項生從田何受易寬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

高樓真之於於玉書錄

劉德 景帝子封河間王謹曰獻

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從而遊

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

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齊山東嶺南漢而致

董仲舒

廣川人事景帝武帝

爲國相壽終於家

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
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
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
策焉對畢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
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之
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
書奏之天子天子詔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下仲舒吏當

死詔赦之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以公卿仲舒以為從諛公孫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二千石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執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而居而治

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得失問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于世

施讎 字長卿 沛人 後徙長陵

讎為童子從碭邑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邱賀並為門人

施讎 字長卿沛人 後徙長陵

讎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邱賀為少府事多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不肯賀固請乃授因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為博士 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異于石渠閣

施讎 字長卿沛人 後徙長陵

孟喜
字長卿東

海蘭陵人

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
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後賓死喜改師法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

伏生
名勝字子

賤濟南人

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鼂錯往受之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頗能言尚書

歐陽生

字和伯干乘人

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

元帝時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汝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送數百萬不受天子嘉之

申公

名培魯人

申公少與楚元王俱受詩於齊浮邱伯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事入見于魯南宮昌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教授終身不出門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疑者則闕弗傳

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受詩申公後臧爲郎中令綰爲御

史大夫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蒲輪駕駟迎之弟子二人乘輅傳後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總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至大夫郎掌故者以百數

王式

字翁思東平新桃人昌邑

王師除博士免歸卒于家

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立以行淫亂廢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何以無諫書對曰臣以詩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得減死論

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先後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振衣登堂頌禮甚嚴
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師對曰事式皆薦式詔爲博
士後謝病免歸

轅固

齊人爲清

河太傅

固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于上前黃生日湯武非
受命道殺也固曰不然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箠上知固直言無
罪假固利兵下園刺箠箠應手倒乃免

武帝初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公孫宏亦徵仄目而
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人

以詩顯貴皆周之弟子也

其言其曲學對兩非舊義人

九帝時以授其為部國五

十餘及落空表於及目前

非是國陣與平國陳美遂親手附代英

受排何空錄且書平代勢困人

國華誰工吸國市言通

寶太日我書行書洛博國

國華誰工吸國市言通

國華誰工吸國市言通

后蒼 字近君東 海邨人

蒼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

府又從東海孟卿受禮其說禮凡數萬言號曰后氏曲

臺記蒼授梁戴德戴聖及沛慶普三家皆立於學官故

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漢名臣言行錄 卷二

漢名臣言行錄 卷二

漢名臣言行錄 卷二

毛公 名萇 趙人

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
毛字以別齊魯韓三家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傳至毛亨
亨為訓詁傳于其家獻王得而上之於朝亨詩傳由萇
盛行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韓嬰 燕人常山王太傅 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燕趙間言詩者俱由韓生

韓嬰 燕人常山王太傅

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燕趙間言詩者俱由韓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韓嬰

高堂生
魯人

字伯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

嚴彭祖

字公子東海下邳人

事宣帝爲太子太傅

彭祖與顏安樂俱事莊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額門教授

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使在便坐受事... 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閩閩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翁為之始云
翁終吏民為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司馬遷 字子長父談為史官遷繼

之事武帝仕至中書令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誦古文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前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爾為太史毋忘乎吾所

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羸繼退而深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六十九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

序畧以拾遺補載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叙云爾而七篇缺有錄無書

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子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以與時俯仰不欲自解之意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字長孺魯國鄒人事昭

韋賢 帝宣帝為相諡節侯

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遷至大鴻臚宣帝立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徙為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

為丞相封扶陽侯時七十餘為相五歲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八十二薨

賢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

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

至丞休時

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

至丞休時

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

至丞休時

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

至丞休時

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

至丞休時

字少翁事宣帝元
帝為相諡恭侯

元成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

初元成兄宏為太常丞父賢以宏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賢病篤宏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于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以元成為後賢薨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不應詔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

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通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
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爲河
南太守兄宏太山都尉
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楊惲厚善免官後以列侯
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淳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
下有司劾奏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
自劾責

宣帝寵姬張嬖奸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
材欲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元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
未就國元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

論同異于石渠閣條奏其對元帝時爲丞相貶黜十年
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元成作詩自著
復玷缺之難因以戒示子孫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
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其議毀郡國各廟文甚偉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祖
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
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
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
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
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腹便殿

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元成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于心也故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

國宜勿復修奏可罷郡國廟

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自顛其與將軍列侯等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

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
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
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
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
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
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也宜
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
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
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寶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

祠園宜加禮勿復修奏可

後歲餘元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詔議欲復之衡深
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武廟又告謝
毀廟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
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
未盡故未毀上于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尊孝武廟曰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
廢云

世宗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
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以
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張安世謀
徵爲博士大夫

夏侯勝

字長公魯東平人事昌邑王

宣帝仕至太子太傅卒于官

勝少孤好學始昌族子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
始昌明于陰陽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
傅以壽終勝從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商
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徵爲博士大夫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
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以
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張安世謀

廢昌邑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太后省政光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宣帝卽位欲褒孝武帝詔羣臣議勝曰武帝雖有廣土斤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才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于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

也人臣之謹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于是丞相等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于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

日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
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
生宜正言無愆前事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
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
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
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謂爲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王褒

字子淵蜀人事宣

帝仕至諫大夫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益召高材劉向張
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
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材請使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
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
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

漢名臣言行錄 卷五
因奏襃有軼材上乃徵襃既至詔襃爲聖主得賢臣頌
襃對以審已正統雍容垂拱何必偃邛諛信若彭祖响
噓呼吸如僑松云云是時上頗好神仙故對及之
上數從襃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頌之擢襃爲諫
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詔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誦
讀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喜襃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
左右宮人皆誦讀之

劉向 字子政楚元王之後事宣帝元

帝成帝居列大夫三十餘年

向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旣冠以行修飭
擢諫大夫是時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
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
篇

初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
世人莫見更生父德治淮南獄時得其書更生幼而讀
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鑄作事費多
方不驗乃下更生吏當死兄陽城侯上書入國戶半贖

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
元帝卽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
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外戚許史在位放縱宦官宏恭
石顯弄權議罷退之未白而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懇皆
免官後上感悟徵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爲中郎時恭顯
等側目于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請退恭
顯進望之等書奏恭顯請考姦詐辭果服遂免爲庶人
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
猛爲光祿大夫更生幾已得復進帝念以骨肉備九卿

雖在叨畝猶不忘君乃上封事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
一一條其所以有日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
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
士消云云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
用事之咎

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于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
堪猛者責問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更生
傷之乃著疾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

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遷光祿大

夫時帝元舅王鳳爲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向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甚感而不能從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屢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時上

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遂上封事極諫至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

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奏有曰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安後嗣也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上數欲用爲九

卿輒為王氏居位者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向公人前以無說論... 此其... 山... 四...

匡衡 字稚圭東海承人事宣帝

元帝成帝為相免終于家

衡父世為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私善之

元帝即位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為副

望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揚與說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欽然歸仁與參謀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因辟衡為議曹史薦衡于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書畧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然今日大赦明目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

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忤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于性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

邪國貴怨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今之僞薄
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
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今
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
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
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開
東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歛多民
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

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諸見罷珠
崖詔書者莫不欣欣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
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
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
白之士昭無欲之路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
德宏于京師淑問揚乎境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
也上說其言遷衛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舊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
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于皇后
太子衡復上書畧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

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帝體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禮本

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嫡長之位禮之于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

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

建昭三年代章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

成帝卽位衛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于心誠隆于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諡詔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禮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衛復奏正南北郊罷諸

淫祀

元帝時石顯用事成帝卽位衛與甄譚共奏顯舊惡于

是司隸王尊刻奏衡譚不以時白奏顯等而乃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懼上書謝罪因乞骸骨上丞相候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尊妄詆欺加非于君朕甚憫焉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醉殺人衡免冠徒跣待罪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為庶人終于家

戴聖 字次君 梁人

聖與戴德延君同受禮於后蒼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漢興以來迄于劉向所校定禮傳凡二百五十篇世傳大戴禮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又闕第七十二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德仕至信都王太傅聖嘗以博士論石渠仕至九江太守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目
張純 馮衍 桓榮 賈逵 孔僖 魯丕 何休 荀悅 郤正 彌衡 仲長統 應劭 崔駰 張酺 曹褒 班彪 班固 劉蒼 班固 王充 王符 鄭元 許慎 鄭興 張純 班彪 曹褒 張酺 崔駰 應劭 仲長統 許慎 彌衡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目

儒林 後漢蜀漢

杜子春 張純 馮衍

鄭興 班彪 桓榮

劉蒼 曹褒 賈逵

班固 張酺 孔僖

王充 崔駰 魯丕

王符 應劭 何休

鄭元 仲長統 荀悅

許慎 彌衡 郤正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目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目

儒林 後漢蜀漢

杜子春 張純 馮衍

鄭興 班彪 桓榮

劉蒼 曹褒 賈逵

班固 張酺 孔僖

王充 崔駟 魯丕

王符 應劭 何休

鄭元 仲長統 荀悅

許慎 彌衡 郤正

韓壽 陳壽 喻五

張元 中興 世宗

王符 惠帝 河朔

王文 顯宗 魯五

班固 永平 其謝

國華 神宗 賈宣

漢興 道武 謝榮

甘肅 聖宗 謝榮

謝榮 聖宗 謝榮

漢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高郵夏之芳筠莊甫輯

杜子春 河南緱氏人

子春通周官始皇時周官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明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為發明其說

漢書曰言行錄 卷三
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
皆祖子春子春又明易夏日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日連
山伏羲歸藏黃帝尚書有所指云

張純

字伯仁京兆杜陵人

世祖仕至司空謚節侯

純高祖安世宣帝封富平侯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
爵土建武初詣闕得復國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
國光武曰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純在
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自郊廟婚冠喪紀
禮儀多所正定
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
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
尊不合禮意帝從之

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于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

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禘祫遂定

時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旣富而教者也迺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而純議同帝迺許之

漢名臣言行錄 卷十三
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
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于無窮功烈
著于不滅何必軍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哉聖人轉禍
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
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
戰死衍乃亡命河東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
因以計說永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自置偏裨乃以衍
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
甲養士扞衛并土

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
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
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
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乃遣邑書邑報以
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
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上在雍以惑
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
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

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
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

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斬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于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愆西京外戚賓客故皆

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徒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建武末上疏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且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

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于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埒墮于時然有大志不戚戚于賤貧常有凌雲之志貧而不衰賤而不恨聿修道德以終身名爲後世

法居貧年老卒于家

法居貧年老卒于家

鄭興

字少贛河南開封人

世祖仕至大中大夫

興少學左氏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之更始立李松以興爲長史會興說更始遷都撫關中百姓更始曰吾西決矣拜諫議大夫

爲涼州刺史坐事免時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而耻爲之屈稱疾不起囂欲自立爲王興止之興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見囂曰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

漢名臣言行錄 卷三
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議正得失
其畧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
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
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
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畧不
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學
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
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
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
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

亦庶幾矣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
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
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
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
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
之屬及董仲舒董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惟記
傳而已

彪復辟司徒府時東宮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曰成王
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

海峽南洋行錄 卷三
十一
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漢興太宗使鼂錯導
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至中宗亦令劉向王
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
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雖結髮學問而傅相未
置賢才多闕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
子太傅帝納之

桓榮

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事世祖

明帝拜爲五更封關內侯

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
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普卒榮奔
喪九江負土成墳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
召榮令說尚書善之拜爲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
令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車駕幸太學
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被儒服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
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後榮入會
廷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曰

此真儒生也

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土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拜太常榮初與桓元卿同儷屢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嘆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

每疾病帝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流涕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吏人諷誦甘棠之德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臣不勝大願帝覽奏卽還宮

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書歸職帝優詔不聽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持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問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得王深策快然意解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見

漢名臣言行錄 卷三
光武帝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
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
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古者邱隴且不欲其
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
功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
欲無故繕修邱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
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則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
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
帝純德之美不暢于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
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曹褒 字叔通魯國薛人事

肅宗和帝任至博士

褒父充持慶氏禮爲博士顯宗卽位充上言五帝不相
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
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
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帝善之詔改
太樂官曰太子

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
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
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舉孝廉遷圜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來入圜
界吏捕之太守馬嚴風縣殺之褒勅吏曰絕人命者天
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
旨殺之是逆天心而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
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更弱免官
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
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
樂放唐之文且三王步驟優劣殊軌每見圖書中心更
焉哀知帝旨適上疏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
常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羣僚拘學難

與圖始復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謂諸生曰昔奚斯
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
意詔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共議得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
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迺召褒條正褒迺次序禮事依
準舊典雜以五經議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
吉凶終始制度爲百五十篇上之會帝崩和帝卽位張
酺等奏褒擅制漢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

禮遂不行
喪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于
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喪在射聲營含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喪問其意故吏
對曰此等多是絕無後者不得埋掩乃爲買空地悉葬
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

賈逵

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

事顯宗肅宗仕終侍中卒於家

逵父徵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
尚書于塗暉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逵悉傳父業自兒童時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
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
思侗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
上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

肅宗立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于
二傳者逵條奏之帝深嘉悅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

高才者教以左氏

永元三年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內備帷幄兼領祕書甚見信用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里

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號爲通儒年七十二卒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事顯宗肅宗仕至中護軍

固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年十三王充見之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東平王蒼以至戚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于沈身而和氏之璧于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

納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詔收繫京兆獄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奇之除爲郎典校祕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迺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採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爲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迺成

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迺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肅宗雅好文章固因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恩寵甚渥遷元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議者或以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固議曰漢興以來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正之或界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雖屈申

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臣以爲宜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風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
竇憲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死獄中固所著凡四十一篇
固文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贖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

張酺

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事明

帝章帝和帝仕至司徒

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承其業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令入授皇太子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肅宗卽位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親近見出意不自得上疏辭職詔報曰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其亟之官酺下車擢用義勇博擊豪強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翁

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醮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由此為司空所辟

醮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醮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側側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醮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醮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竇氏敗醮上疏曰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醮言徙還封就國

為太尉數上疏乞身帝不許醮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醮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醮府奉酒上壽眾人皆慶羨之

孔僖

字仲和魯人事肅

宗仕終臨晉令

僖曾祖子建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請從此辭遂
歸終于家

僖與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
差時事僖歎曰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駟曰然昔孝
武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
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所爲僖曰書傳如此多
矣鄰房生梁郁儼和之僖駟不對郁恨之陰上書告駟

僖誹謗先帝僖恐誅乃上書自訟畧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于人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儆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使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書奏詔勿問拜藺臺令史

帝東巡狩還過魯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命儒者講論帝問僖曰今日之會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郎中從還京師校書東觀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

憲爲車騎將軍辟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後以數諫憲稍疎之出爲長岑長驪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魯丕 字叔陵恭之弟事章帝和帝仕至侍中爲三老卒于官

丕性沉深好學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以對策高第除議郎

趙王商嘗欲避疾移住學宮丕止不聽王上疏自言詔書下丕奏曰臣聞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遊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

遷新野令州課第一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

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召
見諸儒不與賈逵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因上疏曰臣
聞說經者傳先聖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
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
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
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陛下既廣納譽
譽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穴巖以求仁賢
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爲侍中中郎將

王符

字節信安定臨涇

人不仕終于家

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馮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
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時世務遊宦當塗者更
相薦引而符獨耿介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
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
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摛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其貴忠篇有曰五世之臣以道事君季世之臣以諂媚
主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
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

友而厚夫馬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積粟腐倉而
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誠可傷
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兒何其異哉嬰兒有常
病傷于飽也貴臣有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痲病
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
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
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
堅而造作鐵柵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
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豈不惑哉

其侈侈篇有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民爲子一夫不耕
天下受其餓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趣
商賈務本者少浮食者衆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故明王
慎微防萌以斷其邪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
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
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或作泥
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又婦人
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誑細
民焚滅百姓羸弱疾病之家或增禍重祟至于死亡而
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

畫好繪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絲
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
幡皆單費百鍊用功千倍破勞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
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寔漏卮皆
宜禁也

其寔貢篇有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
古今之常論也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朝廷之清
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
諒由取之乖寔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籌是以朋黨

用私背寔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
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解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
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脩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
三仁齊致事不一節且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
矣今使貢士必覈以寔其有小疵勿強衣飾出處語默
各依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
企踵可待

其愛日篇有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
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

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
度損減乃上閭下亂力不足也夫富足生于寬暇貧窮
起于無日故務省役徭使之愛日明帝時公車以反支
日不受章奏帝怪之于是遂蠲其制今寬民仰希申訴
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
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
且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理直則持
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昧不撓故無恩于吏行昧
故見私于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
得不杜之于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孰得

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
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
訟其理豈得申乎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
困窮也且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
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
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
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
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

其述赦篇有曰凡療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寔氣之所結
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

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
而善人傷矣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
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
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
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
六七其輕薄姦軌旣蹈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
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
賊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
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性惡
之民民之豺狼雖有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凡敢爲
大姦者才必有過于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

應劭 字仲遠 事靈帝

獻帝 仕至校尉

劭少篤學 辟何苗掾 舉高第 拜太山太守 初平二年 黃中三十萬衆 入郡界 劭糾率文武 連與賊戰 皆退 却郡內以安

太尉曹嵩及子德 從瑯邪入泰山 劭遣兵迎之 未到而徐州牧陶謙 素怨嵩子操 數擊之 遣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 於郡界 劭畏操 誅奔冀州 牧袁紹 初安帝時 河間人尹次 潁川人史玉 皆坐殺人 當死 次兄初及玉母軍 並詣官曹 求代其命 因縊而物 故尚書

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劾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
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
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
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
恨阻兵安忍僂屍道路初軍愚捐妾自投斃昔召忽親
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暹氏之父
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
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
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入議求生
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劾

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又刪定律令爲漢儀遂奏之曰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
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于
周宋愚夫亦竇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胡而
笑斯文之俗無迺類旃左氏寔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
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獻帝善之拜爲袁紹軍謀校
尉

遷都于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劬慨然嘆息乃綴集所
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劬所立
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

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治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卒于鄴

靈帝初徵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被害休坐廢錮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者十有七年

何休 字劭公任取樊人事 靈帝仕至諫議大夫

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尤善公羊春秋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被害休坐廢錮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者十有七年

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兼通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

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

黨禁解辟司徒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卒

鄭元 字康成
高密人

元少爲鄉嗇夫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善九章算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于元日夜尋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召見康成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
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
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
乎
中興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及康成
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何進
聞而辟之州郡迫脇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
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孔融深敬之
屣履造門敕縣爲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
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宜曰鄭公鄉可

廣門衛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後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
萬人見之皆拜約不敢入縣境

袁紹總兵冀州嘗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紹乃延之上
坐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貌溫偉紹客
多豪俊見康成儒者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
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應劭前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
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

建安五年夢孔子告之曰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

寤知命當終其年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
纓經赴會千餘人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
論語孝經凡百餘萬言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

事獻帝爲尚書郎

統少好學博涉書記贈于文辭遊學青徐并冀之間交
友多異之

并州刺史高幹表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
多歸附統過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
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戒也幹雅
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

統性傲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
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

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
娛欲卜居清曠因作樂志論

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
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
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
四十一

東海繆襲常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損益篇曰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爲也事有乖于數法有
翫于時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無其功者
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驕逸自恣志意無厭上有篡叛不
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降爵削土稍稍割奪然猶
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于國擅之于嗣豈可
鞭笞叱咤而唯我所爲者乎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
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
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
貨殖館舍布州郡田畝連萬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
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
之役榮樂過于封君執力侔于守令至使弱力小智之
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此變有

所敗而宜服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
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
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致于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
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殺之則甚重髡之則
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
得不過謬乎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
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
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制
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
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

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閭審什五以相連持限夫田以
斷井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
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
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
存戰守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
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
有常課之有限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田無常主民無
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

一更賦如舊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秦兼天下則

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
改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
則違戾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
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然政有不理猶加
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
私人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貪殘牧民怨氣並作此皆戚
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又中世之
選三公務于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
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是位抑何其任之輕而責之重
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

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
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

荀悅 字仲豫穎陰人儉之

子事獻帝仕至侍中

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尤好著述

獻帝時悅與荀彧孔融侍講禁中遷祕書監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其大畧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迺崇五政一曰僞亂俗二曰私壞法三曰放越軌四曰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能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
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
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
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
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
定其志帝耕籍田后蠶桑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
費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故在上
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輿心則民志平矣是謂正
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
禮樂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
其刑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
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
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
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是謂秉威賞
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在上
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
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
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
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
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
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
其典文紀其行事每于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宏
法教帝覽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迺令悅依左氏傳
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
美其序畧曰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
際事物之宜燦然顯著罔不備矣漢四百有六載撥亂
反正統武興文永唯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
穆然唯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
典于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
十篇

許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
事獻帝仕至除涿長
慎姓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
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
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許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

事獻帝仕至除涿長

慎姓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

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
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漢名目言行錄 卷三

文獻三十則...
正...
...

禰衡 字正平 原般人

衡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
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
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
唯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
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
與為交友上疏薦之

曹操欲見衡而衡素相輕疾且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

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搗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近乎衡曰諾于是先解衾衣次脫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棨杖坐大營門

以杖箠地大罵吏白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于是遣人騎送之

衡至荊州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慙然爲駭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侍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于衡賞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竟殺之

御正

本名纂字令先偃師

人事後主仕爲令史

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性憺于榮利而尤忱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畧皆寓目

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旣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畧曰或有譏余者曰夫事與時並

名與功借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達人探
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
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
光以發揮也余應之曰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
五帝承符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嚙八區從
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偽
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忠無定
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惡作斯義賤而奸成呂門大
而宗城韓辨立而身刑和嶽未調而身在軫側庭宇未

踐而折檝領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窮鬼芟其額
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槁自我大漢應
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
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醴醇天綱已綴德樹西鄰興五教
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
溷柳季之卑辱福夷齊之高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
羣猶鱗介之潛巨海毛羽之集鄧林遊禽逝不爲之鈔
浮魴臻不爲之殷陽靈幽干唐葉陰精應于商時陽盱
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
牙沉思于殊形薛燭察賈以飛譽瓠梁託弦以流聲齊

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冠以深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
哀乘轡以馳名盧敖翺翔乎元闕若士竦身于雲滄余
質不能齊技于數子故乃靜默守已而自寧正所著述
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後主從譙周之計降于鄧艾其書正所造也後鍾會作
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蜀之大臣惟正及張通捨妻
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時論嘉之

